九靈山房遺稿

附補編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九靈山房遺稿

附補編

(一)

戴良著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九靈山房遺藁序

浦陽戴叔能先生所著九靈山房集。余於庚午春已重鋟之。而四庫存目稱先生有遺藁五卷。余以未獲其書爲憾。壬申冬幸購是編。如得異寶。卽以授梓。首序者揭少監紘、王待制禕。蓋康熙季年其邑人張竹城明經所蒐輯。秀水曾安世司鐸浦江時所校正者。其編次失序。曾廣文已詳言之。茲仍其舊。計文五十八篇。詩二百六十八首。雖殘膏賸馥。正集之所不載。然以先生之介節。後人得其隻字。且宜寶貴。以永厥傳。況其裒然成集如是之繁富者乎。雖然、先生固不藉區區文字爲不朽之業。余獨於先生遺文。必搜羅而盡刻之者。竊念先生之襟期偉抱。固爲名教綱常所維繫。又不徒以摛香先輩桑梓敬恭之誼而已也。先生出處本末。已具正集序中。故不贅。同治十二年癸酉夏四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九靈山房遺藁原序

九靈山房集者浦江戴九靈先生所作之詩文也先生以聰敏之資篤誠之志而學文於柳待制先生黃文獻公又學詩於余忠宣公閱故其文敍事有法議論有原不爲刻深之辭而亦無淺露之態不爲纖穠之體而亦無矯亢之氣蓋其典實嚴整則得之於柳先生者也縝密明潔則得之於黃文獻公者也而又加之以春容豐潤故意無不達味無不足其詩則詞深與遠而有鏘然之音悠然之趣清逸則類靈運明遠沈蔚則類嗣宗太沖雖忠宣公發之而自得者尤多夫詩文之法具於六經而得之者鮮蓋其說固在於方册而口傳心授之要實又在於師承也不得其要不惟自誤而又以誤人所以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此也先生游於三先生之門朝論夕講日探月索故能得其得有其有而發之於外縱橫上下無適而不合可以黼黻可以弦歌安有如是而不傳者乎先生名良字叔能浦江有九靈山戴氏世居其下故以名其集云至正二十五年中順大夫祕書少監揭汯序

九靈山房遺藁原序

昔者浦陽之言詩者二家焉。曰仙華先生方公鳳。烏蜀先生柳公貫。方公之詩幽雅而圓深。柳公之詩宏麗而典則。大抵皆取法盛唐。而各成一家言。用能俱有重名於當世。然方公隱者。其詩傳之者鮮。而柳公則嘗待制翰林。天下莫不膾炙其言辭。於是二公不可作矣。繼其學而昌於詩者。又得吾戴九靈先生焉。九靈之詩。質而敷。簡而密。優游而不迫。沖澹而不擣。庶幾上追漢魏之遺音。其復自成一家者歟。蓋柳公學於方公。而九靈師事柳公爲最久。淵源之懿。信不可誣。予嘗讀其詩而爲之言曰。三百篇而下。莫古於漢、魏。莫盛於盛唐。齊、梁、晚唐、有弗論矣。今而浦陽之詩實有之。九靈之詩其傳也必矣。嗚呼。世有知言者。其以吾言爲不妄也哉。翰林待制友生烏傷王禕序。

九靈山房遺藁原序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材。當可爲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爲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後傳也。至於畸窮不偶。略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既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以待來世之君子。嗚呼。是豈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貫、侍講黃公溍遊。俊偉秀發。軒然時輩中。已有文名。然志在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跡。盤桓乎山頭海澨。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跡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塊傑磊落之氣。清新雅潔。往往無愧於古之立言者。雖其用意精絕。而先生之窮。不幸亦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勳業則未之有聞。問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未必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錄成帙。辱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於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以自省。而不幸者足以有發也。四明、桂彥良序。

校九靈山房遺藁題詞

元、孤臣戴叔能先生九靈山房遺藁詩二百六十六篇、文五十八篇、明經張竹城以培所搜輯而乃翁明經愚谷哲序之以傳者也。先生生梅節愍、方韶父之鄉、少從里中大儒柳文肅、吳貞文學長從賢大夫余忠宣遊、以得卓然自成其爲一家言。今其遺文雖不盡流布、而殘篇賸什、耿耿不可磨滅者、照耀簡編、而膾炙人口、又得愚谷父子搜羅表章之、不可謂不幸矣。唯是元綱解紐、豪傑並起、無論一時依附、獵取富貴之人、卽二三鴻儒負重望、或有官位於元者、亦且不有其躬、踴躍以赴功名、固先生夙昔金蘭契也、而先生獨以一儒學提舉、肩名教而心元室、航海從王、閒關避地、瀕九死不悔、以卒自裁、夫寧不知立功名者之富貴寵榮乎、抑豈悼顯榮之不終、懼危機之易觸、而甘心行遯乎、要其不必有文山、疊山之任、而常矢乎文山、疊山之心者、其所沐浴乎宋遺民之澤者深、而觀感乎忠宣殺身成仁之烈者至也。夫乃歷乎二十餘年、艱虞窮悴、流離奔竄之苦、而終不易其初志歟、所可疑者、明太祖能嘉王保保之爲漢子、而卒不能容先生之潔身、豈當天下大定、猶慮先生才有可爲、而不以容鐵匣者容先生耶、抑本無死先生之心、特不欲令有一人梗悉臣之化、爰以官之者強之、而先生自奮其不爲威屈不爲利回之節、干城名教、而靖獻以紹師承耶、安以仰爾時名義之重、風俗之良、而讀書談道之功、亦備著矣、惜乎嘗年無能傳之者、徒令人咨嗟憑弔於數十百年之後、若明若滅若隱若見於楮墨間、此安尙論浦陽先賢、而於先生尤

敬之慕之低回歎悼而不能已。論其世務以傳其心也。余頗與愚谷、竹城、談。而得見此編。乃在其既歿後。竹城盲踰十年。不知果其原編否。抑或所俱錯也。姑辨正其訛失。而舉所散見於他書者。補刻附於編餘。則俟諸將來焉。康熙後壬寅冬大雪日。秀水後學曾安世題於浦江學舍之敬一亭。

吾所致疑於非竹城原編者。詩文序次。非編年則從類。乃殊不解乎其雜亂而無章也。題曰浦陽五賢贊幷序矣。何以存序而刪贊。反留他人之書後也。浦江修學記何以去泮水之詩以下五十七字也。任繕者刊者之誤。置容齋說二行於題樓彥英詩卷後。錯易詠雪章林寒催雀聚簷白誤雞鳴於浪走兒應喜狂號犬自驚之上。漫不一檢。而令讀者目瞀舌橋而不能下矣。愚谷、竹城、好學讀書。不應有此。而況乎錯謬踵出。標古爲律之紛紛也。豈刊成而愚谷父子未一寓目耶。他若吳先生哀頌詞之見淵穎集。浦陽人物記後序之見縣志。良辰豈長遇篇之選於元詩。永唐虞去我遠篇之載麟溪丁卷。亦不當舍而不收矣。是日綰闕載書。

明史擬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業於貫。幷從黃溍、吳萊游。又學詩於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喪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祿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卒於獄。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爲詩文。悲涼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章。咏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愧。翰林檢討史館纂修官。雩水、朱彝尊撰。

題九靈山房集（從抄本補）

文未易知也。惟用心於文而致其精者。能眞知之。然亦難矣。今世學者喜爲言論。毀譽生於愛惡。美惡惟其所好。紛然自以爲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誣天下哉。若余友揭君伯防之於戴先生叔能論其文。言其承傳所自。皆精當可徵。余嘗友於叔能。不能易其言也。君以文學名當世。故能知之也。眞然非眞知斯文者。亦孰知余言爲信哉。洪武十二年十月既望。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門友。金華宋濂書。

原跋

右九靈山房集。凡三十卷。吾曾叔祖提舉公之所作。叔祖司訓公、吾先人純素處士之所編校者也。其遺

藁藏於家久矣。昔先人於宣德中。俾統洎二弟絰、綍、師事暨陽姻友公壽倪先生而受業焉。先人與先生平居交誼甚篤。因懼遺藁馴致散失。乃出而示之。相與議及鋟梓傳世。未幾吾長兄統、次兄紡、不幸遽卒於前。先人繇是願莫之遂。竟齎志以歿。不肖孤統等。追憶遺訓在耳。耿耿不忘。比於去歲冬。獲會諸親舊謀勒先人墓誌銘。昭示貞石。而先生復申前議。將成厥美。統等幸賴遺德餘慶。勉世其業。用敢謹於正統甲子仲春倩摹工鋟梓。今工既訖。嗚呼。庶幾始克少償先人夙志。抑亦上纘前人之懿緒。下貽後裔之徽謨云。集外有和陶詩一卷。刊版翰林行世。惟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其同門友宋太史景濂公詳爲之序。惜未暇刊者。正統十年歲次乙丑夏六月望前一日。從曾孫統拜手謹識。

九靈山房遺藁目錄

詩分四卷。觀其古律錯雜。標舉乖謬。正未知所署山居、越吳、鄞遊果不謬否。姑就刊者校其訛字六十有八約書之。而志所補於後。是日續闕載書。

古今體詩

卷一

山居藁

卷二

山居藁

卷三

山居藁

卷四

吳遊藁　鄞遊藁　越遊藁

今補刻

義門詩　感懷

九靈山房遺藁目錄

刻顏失序亦未有目今姑依其先後排次校正訛字百餘破句三十或云尚有已錄百餘頁爲雕工攜去或云有舊本留傳氏俱不可考矣第補所及見以俟孤光耿耿有血性能文章者當共圖之康熙後壬寅大雪前一日緒關安世書

贈雨詩序

喜雨詩序

送浦江主簿劉君滿歸序

容齋說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送藥宣使還省詩序

送人遊龍虎山序

三先生手帖後題

春秋三傳纂玄序

浦江縣修學記較縣誌少五十七字

甘棠集序

送祝彥明詩後序

送葉山長歸廣信詩序

題彥英劉君詩卷後末二行係容齋跋內文誤刊在後

章氏家乘序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送宋景濂入仙華序

修禊集後記

治平類要總序并十引

浦陽五賢贊序附鄭濤書後贅失刻

趙氏尊序堂碑
自得其樂齋記
論長孫無忌
論王珪
劉鏞字說後題
喜聞過齋箴
廉齋宋先生像贊
楀庵像贊
上蘇伯修參政書代作
跋倪夫人遺事後
題重刻沖素處士墓銘後
說佩送鄭仲舒
祭先師柳待制文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祭方壽父先生文
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樂善堂記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題葉丞相遺墨
諫官箴
具慶堂銘
趙敬德像贊
答徐德明書
跋鮮于伯幾詞後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內誤一句
經筵錄後序
鄭梴冠字祝詞
又代祭柳待制文
書柳待制詩後
志樓楨殯

陳府教壙記代作
張如心先生哀詞
朱茂清哀詞
今補刻
浦陽五賢贊
浦陽人物記後序
戴府君壙記
陳彥正哀詞
吳原伯哀詞
蔣季高誄詞
吳先生哀頌詞
黃氏歸田記
南薰樓會飲序

九靈山房遺藁卷一

元戴良著　郡後學胡鳳丹丹樞校梓

山居藁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於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愀然憂形於色旣禱公之賓佐合辭進曰公毋憂也古有桑林之祝雲漢之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盍禱之神乎越翼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而雨卽嘉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足丁未雨戊申雨己酉又雨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爲神之所賜而歸德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夫以神和四時乳百穀於以煦養其生息者也今乃嗇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章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於天故也公之所以上格於天者非在乎禱之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於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禱之神非歟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權也山川者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饑饉則禱之山川之神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使之雨神得而雨之天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聰而天無不聞也神其明而天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此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如是民固當視公爲神也於

是民愈喜咸退而爲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且俾次第其言爲之序詩曰

維浙之東維黍芃芃今既穉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苗則既秀雨澤不時相君睠焉爲民憂之誠之所感天不我違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既優既渥厥施斯普今之上腴昔也焦土今之發榮昔也槁莽農人相慶蹈舞蹁躚且歌且謠擊壤以言維今之雨非降自天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非由民力維我相君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歡如亦有黧老今可以飽我聞我兵將討不庭有餱有糧可以啓行相君有心與天爲一維國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美時之有年魯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今之喜頌我相君令聞不已

甘棠集序

北庭廉侯來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歸而黃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塗耕農相與歎於野低回顧盼不知所圖則推夫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爲聲詩以詠歌之一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是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擇取其尤者編而爲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刻諸梓良嘗讀詩至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之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感舍於是

樹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惜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矣。既欲其勿翦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至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其所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之於其物。顧徒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曾無一物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霜露之所剝蝕。雖其惜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不免乎異日之必衰。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況彼之有思於召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豈果在召南下哉。我民之思侯。既不在召南下。則是集之命名。舍甘棠而誰宜。序而刻之。良蓋不得而辭也。集凡二卷。他文字之有紀於侯者。具見集中。侯名阿年八哈。字景淵云。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蕭君來治婺之浦江。時境內已彌月不雨。民心不寧。君愀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卽齋沐率僚佐徧禱諸神。越翼日癸卯乃雨。甲申又雨。既而不雨者復彌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爲神龍所宅。遂亦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爲未足。因與龍約三日內雨足。次日癸未輒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竭者悉已溢。禾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我君之憂亦釋而爲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以克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

君之賜也。其可無情乎哉。爰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良受知於君爲特深。俾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魯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閔雨。書六月雨。以志其喜雨。自餘羣公則固未之聞也。然觀僖公之在魯。不過曰有志乎民。與之以同其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如是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材猶啓。求其有愛民之心者。而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遠矣。民情日以渙散。吏治日以愉惰。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惜世無孔子。不得取之簡册。使與僖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今明良相逢。進賢用能如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將疇其民庸而屬任之。則位當益崇。利澤之及人當益厚。宜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見諸詞翰垂之汗青者。僖公固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於篇端以俟。

送祝彥明詩後序

三衢祝君彥明。以儒入官。爲浦江文學。三年政成。受代而歸。義門鄭彥貞氏命諸子姓作爲詩歌。以道其惜別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爲之序。良雖不敏。竊嘗納交於彥明。又且受知爲特厚。獨得已於言乎。三衢古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士之生於其間者。往往文武忠義。沛乎非他郡所能及。自今觀之。清獻趙公。則以淸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則以易學蘊奧開悟後來。彥猷宅卿二徐公。叔縝毛公。則以守死善道。感奮當世。其他自北而南。以徙居其土者。亦皆卓犖一時。有足稱道。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其人也。衣冠文物之懿。詩書禮樂之傳。彬彬然郁郁然。其杞梓之茂林。鳳麟之靈囿與。既而故國淪亡。文獻殘

缺而士友之來自三衢者每從而叩之則遺言逸行類皆失所考徵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邈乎遠矣比歲以來一二俊傑雖稍稍拔起而良之寡陋又不足有所接識以觀其爲學之所至良之所接識者彥明一人而已彥明生當諸老告謝之餘獨能集其遺籍誦而傳之以時時稱說其履歷之所自庶幾夫流風餘韻之可見者乎至正初嘗以憲府之薦調官吾學需次幾十年始克領其教事然其識趣恬退曾不以閎曹冷局爲嫌每旦深衣幅巾巍然高坐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指歸諸生列處齋廡手披口誦自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爲常由是士習之陋日以除俗學之靡日以變而吾鄉學校之設不爲具文矣至如復士田之侵奪新屋廬之朽敗先達之未祠則祠之文會之未舉則舉之此在時人以爲能而於吾彥明直其餘事耳嗚呼彥明之成就如此其殆有所自來哉溯鄉學之淵源景前人之風裁以其得諸己者淑諸人譬猶有源之泉愈出而愈不竭苟被其灌溉沾其潤澤初不待於時雨之滋而條達暢茂自不期然而然矣傳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何其言之甚似與雖然彥明之在浦江筮仕之始也職下而事拘曾未及從容政治之場以行其所志他日位益顯年益增道益懋其所設施當必大過於人雖趙公之師表天下劉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感奮當世趙馬范三公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者又可以今之所就爲已足哉彥明於此尚有以勉之可也良也塊處窮鄉邈焉寡侶晝耕夜讀質問無從其於彥明之去寧不黯然有動顧惟禍患餘生筆硯久棄莫攄情愫以寫別懷特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末簡庶乎期望之私少申一二云

送浦江主簿劉君滿歸序

大梁多宦家而傳世之久稱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河南路二十八軍州軍民都總管者與其弟懷安陽門馬步都元帥從太祖皇帝定地有功其所至又皆以不殺爲務當攻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總管公兄弟亦既以功拜官而其長子遂皆繼襲父職珪組相傳者五人已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爲河南路轉運使其後有爲州郡牧守者有爲縣令及轉運同者有爲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如是哉良生也後不及拜總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覩夫衣冠之盛而幸獲識其諸孫之佐遂有以詢其家世之一二之佐主吾婺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用法匪峻而豪右自服遇人有恩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公子也今既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爲賦詩以道其去思良於之佐爲最故又更爲之序竊考漢史所載兩漢之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於當時者也然陳氏既卒其子卽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乃累世貴寵爲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凡若干人此其故何哉平之言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既已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難知哉必也總管公兄弟能以不殺爲務故其後嗣得以世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人向使其所積者一有所不然吾恐故家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自異於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與廢之來夫豈偶然哉之佐於此其尙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之佐之治縣既不以苛政而殺人而其家嗣又方由

祖蔭人官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修有仕資則夫積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直保有先澤而已哉良於是益有以卜劉氏之後爲鄧而不爲陳也大梁宦家寧復有出其右者乎之佐之去也凡頌美之詞惜別之賦已見於羣公之篇什良獨特爲論次其傳世之久者題諸首簡云

容齋說

大梁劉侯宦浦江之始年嘗卽其所居西偏之室治爲宴息之所而名曰容齋越明年部使者武威余闕公行縣於是嘉劉侯之能大其德也爲特書以題之劉侯圖侈公賜亦旣鏤版揭諸楣間復俾縣人戴良爲文以廣其說良曰嗚呼是尙有待於余言哉侯之自北而南亦嘗觀夫泰山之與南海矣有石稜稜或裂或崩如鵲之飛如羊之蹲隕而若星凝而若雲變怪奇崛不得而具論有土黑赤有木棘樸載鷹載擾不埏不埴梓匠之所棄捐陶冶之所屏斥又有鴟鴞鷹隼之禽貙豻虎豹之獸號鳴飛走怒爭很鬬喧騰乎左右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泰山實藏之有溝有渠有汙有瀦瓜蔓而流負羽不勝難任我舟難濯我纓亦有蛇虺蛟鼉噴浪乘濤含沙蛄石射影衝波騄馬電躍水兕雷咆揚鰭而掉尾閃舌而呀齒嘘腥而吐穢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南海實納之故能崒嵂嵯峩嵬嵲磈礧超出萬類特立九霄雲雨蒸騰風雷蕩摩天下莫與爭其高汪洋洄淳渺渺沄沄其下無底其旁無垠顚倒日月浸潤乾坤天下莫與爭其深由是觀之泰山也南海也所以能致其高與深者以其有容也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殆謂是與今夫丘陵非不穹然高也然不得與泰山並高者由其容之者小也沼沚非不淵然深也然不得與南海

並深者。由其容之者淺也。故論容德之極。而至於泰山之與南海止矣。古之君子。不褊淺以爲量。惟含忍以爲容。掩垢匿瑕。以大其德。故曰有容德乃大。又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是蓋無異乎泰山南海也。侯能登泰山以求其所以高。臨南海以求其所以深。則容之爲義得矣。容將以大其德也。德之大舍泰山與南海。孰得而方之。侯於此思無愧焉可也。而尙有待於余言哉。而尙有待於余言哉。侯名師稷、字之佐。大梁名家。有文學而尤粹於行。治家治人。一本於寬。人稱爲長者云。

題彥英樓君詩卷後

士莫不有能爲之材也。然非値夫得爲之時。則亦無有可爲之事。君子之論人。又可拘拘於事爲之末哉。烏傷樓君。自其壯年。卽以智勇聞。已而羣盜起鄰境。勢甚猖横。吏卒咸縮手環視。莫敢誰何。君乃匹馬往捕。擒其罪首六人者歸之官。於是縣府爲上其事。部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遂遵故事賞其功。調浦江之政。內鄉巡檢。時當承平日久。聖化涵濡之深。雖鼠竊狗偸之伍。亦皆奔走遠遁。職警邏者。往往無所用其武。故君雖武人。巡檢雖武職。反爲之屏旗幟棄鉦鼓。日從文儒之士。賦詩寫竹。呼酒以爲樂。退然若不以武功致官者。彼此一時。何其異哉。使君於立功之後。仍値夫得爲之時。以展夫能爲之材。則其事之可言。當不止如向之所施而已。不然。豈君之武材。獨施於未官之前。而不施於旣官之後耶。人之論君。顧欲拘拘於事爲之末。斯亦過矣。君今以歲月代去。文儒之所與游者。莫不作詩以祖其行。良方讀禮山中。不及隨諸君之後。以相與詠歌之。因君之出示此卷。故爲書其出處之大概如此。而不暇計其言之不文也。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和陽王秉彝氏由金華抵三衢。既而以書來告曰。同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詩以惜其去。而右簡之文。非子之託而誰耶。三衢距僕僅百里遠。行道之人多誦君之美。而獲稔知其爲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諸。僕聞之郡府之職事別駕爲易爲。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而趨走之吏。呵衛之卒。一皆視郡守爲隆殺。然郡守之任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別駕有郡守之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爲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復承平之比。況江都當百戰之餘。城郭無居民。官無第舍。空郊百里之外。遺黎僅數十家而已。當此之時。而有戈甲之供億。芻餉之轉輸。往來之館勞。郡守豈能獨任其責哉。吾見別駕之難爲也。雖然。古稱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劉瑜、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往避亂山谷間。深匿而未出。君能訪其人而羅致之。與之議官政究民隱。圖利害。損益以行之。則別駕之易爲。將在於此乎。昔子游之治武城。吾聖人首以得人爲問。僕因竊取斯義。以爲序。

送葉贊玉序

昌黎韓子嘗謂淸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豈不信然歟。廣信爲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粵。而玉山冰溪之勝。又盤旋乎左右。故其淸淑之氣。每鍾而爲人。西京而下。唐宋爲盛。唐姑不論。宋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事業著。見一時。謝公疊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

若傳刻缺上五行。乃妄易下兪公大雅爲陳傅公季魯爲謝。今照抄本補入改正。俞公大雅則以紫陽高足爲後學所宗師而傅公季魯又以象山門人爲當世所貴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蓋山川之所鍾往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國家混一以來是郡人物之衆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託交者則有葉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羣經叢史下而廋辭俳句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辭甲申間嘗以禮記高選貢於鄉有司用新例授婺之月泉山長到官未幾新祭器之朽弊者復土田之侵奪者屏學徒之貪蠹者於是會集儕流招徠學子爲之敷揚先聖人之道三年政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相率賦詩以惜其去不以良之固陋俾爲之序嗚呼若葉君者殆向所謂魁奇忠信才德之民非耶則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輩所能獨當也余猶恨葉君居陳謝二公之鄉其才與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自見於時顧獨抱其遺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不亦重可惜乎雖然海內寧謐日久皇上銳意儒術日與二三學士大夫講議經帷以復二帝三王之治葉君固將自是登名吏部進之館閣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後哉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葉君厚矣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葉君尚奮乃志以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既喜廣信之代不乏人而又嘉葉君之克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之私若此云

右序見原本山居稿五卷第九頁。因逸第八頁。失其首段。今讀邑乘。並不題葉山長之名。故妄添數字附此。以備緣徵。

章氏家乘序

善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也余觀章君三益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疎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服焉自再朞而至於三月而至於無服其禮有差也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兄之子於己爲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己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若以大父曾大父視之猶己之兄弟也又推而上之以至於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己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謹所以爲孝之大也孝之大者蓋以先世之心爲心而不以一己之心爲心也君之是舉其殆庶幾於此者矣章氏世爲汴人至兵部尚書始家泉之南安後自南安遷建之浦城自浦城遷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族殷漸至於不可考君乃疚心瘁志掇拾於兵火焚棄之餘蒐輯於道路間關之際倣諸史表遂爲此編其他遺言遺行與夫言有當質者又別爲篇以見既成使來告曰吾子雅知我盍遺一言以詔吾之子孫使無違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間學非不富也其詞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祿取榮名足乎一己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屬之所由分漫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如途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亦遠矣昔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爲世譜而謂子孫不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敍者禽獸不若也今君倣史表爲是書既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自序亦曰子孫視爲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送欒宣使還省詩序

維揚欒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丞相開府公才之辟爲其省宣使今以事抵浙東道過雙溪之上於是其弟架閣君與之爲別者且三載一旦會於是郡意甚歡洽已而仲舉復命相府詰朝將行架閣君悲四鳥之異林感三荆之分植遂附近體詩一首章八句以送之且詒郡庠諸友俾之交和以贈余方叨居郡庠目覩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竊聞漢蘇子卿爲栘中監時嘗賦詩以別其兄有曰昔者嘗相近邈若胡與秦又曰惟念當別離恩情日以新蓋言兄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玩之以爲常邈然若胡與秦之不相關及當離別之際不忍相舍方知兄弟之不可離恩情至此而日新矣今觀架閣是詩得非子卿之意乎然子卿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於出處之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架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可以知其爲人矣以架閣之爲人則仲舉之賢又可知矣良既欵羨架閣之詩之美而又慕其兄弟之皆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悉以安常襲故爲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能往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內大亂豪傑並起自武夫賤藝咸被文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退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乃智謀雄偉如宋生汝章顧猶隱居勾無山中方以樵采自樂而不輕於一出何哉汝章爲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有膽略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偃一室默

計勝敗。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余嘗考近代賢材。而怪士之爲學。多不適於世用。談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學者。又方務以言語聲偶摘裂相誇尙。每棄本而趨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數然也。世之人不賢者恆多。而賢者恆少。幸而爲賢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何才難之若是與。苟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爲之時。可不爲之貴重之與。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材。卒至放棄山林。爲勾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嘻吁流涕而爲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歷居顯宦。時人謂之衣錦晝行。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有志慷慨。他日必不得已而出。又安知其不終爲世用也哉。汝章出遊。甫旬日卽歸勾無。將從勾無求夫概諸山而登之。以窺東南之故壤。凡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有感於中矣。

送人遊龍虎山序

乃者海內分裂。兵戈日尋。而廣信爲郡。實東南之要衝。當陳氏據上游。卽爲其所侵奪。及參政公奉命南征。提兵不過萬人。舉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既盛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某。復班師往救。戰敗陳兵。擒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偉哉。王君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時。卽在行間。其所以佐公禁侵掠止妄殺。卒使恩威並著。爲軍民所歸心者。不一而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於時。而君乃衣白衣。日從文儒勝士相往還。每風清日美。則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山。弔沈隱侯於雙溪。於以娛情烟渚。宴景雲林。且不知斯世之多故。而是身之

在軍旅中也。君爲人曠達可喜。然好爲汗漫遊。歲之仲春。將從金華南過信之貴溪。登仙巖窺鬼公峯。從入龍虎山遊諸勝處。龍虎山乃張道陵所處。子孫世其業。至於今不替。君去謁上清之故宮。攬金沙之遺迹。道朋眞侶。徘徊後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高甍巨桷。斬爲荆榛。斷塹頹垣。悽人心目。蓋陳氏之流毒茲土也非一日。君升高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將就擒之所。而黎庶之散亡殆盡。於是覩山川之如昨。念人事之日非。將遂執青節從白蜺。以與夫道朋眞侶遊於方之外。回視身世。不啻如鴻毛之輕。君亦奇士也哉。嗟乎。君既不用於世。其材無所見。獨觀其出處之際。游從嗜好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於序別而具道之如此。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才。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跡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爲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爲柴柵。聲名爲韁鎖者。余豈爲是過激哉。顧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嬾慢成癖。嬾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珮服。守之以卒吏。使不能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溼。一飯之久。必三四起。而當賓客滿座。儼如

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即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爲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爲壽可也苟不其然顧欲潔身隱退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爲道是固老子之所爲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爲雲霞燦爲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祕書之職請爲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爲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跡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爲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字景濂今易其名曰玄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戴良序

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聯爲卷間出以示良良以三先生學擅一時而一時之人咸仰望之

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如折圭斷璜。保護惟謹。彼於三先生之學。未必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志在翰墨耳。今景濂之爲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門。知慕三先生之學。顧以存歿相半。離合靡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因欲卽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三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無見於斯。自今觀之。或制度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或經學之有述。蓋皆示景濂以爲學者也。使景濂無志於三先生之學則已。有志於三先生之學也。寧不卽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嘗從景濂之後。以登三先生之門。其於三先生之學。曾不能如景濂之有得也。故因題卷。併志予愧云。

脩禊集後記

右脩禊詩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爲之序。嗚呼。景濂之爲此序。不既至矣乎。自晉以來。序脩禊者多矣。其爲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區生死之間。惜時序之迭遷。歎斯人之易老。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卒以不振。清虛勝而禮法衰。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尙。孫綽之問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耽嗜華藻。亦不免於君子之所譏。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末俗之益媮也。旣以舞雩之詠勗之。復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凜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爲汲汲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寧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生於彼時。不得與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及取衷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旣於道無聞矣。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又可不思所以自勉哉。

苟不以之而自勉。則雖功業如謝安。學問如孫綽。亦非君子之所予。況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究心焉可也。良也不敏。然嘗叨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所序。能不有慨於其心。申釋其意於末簡。蓋所以勉諸君而且以自勉焉耳。

春秋三傳纂玄序

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奧指。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耶。傳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爲多。然而義例宗指。交出乎巫祝卜夢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游戲之語。鱗雜米聚。混然難澄。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早歲受讀。卽嘗有病於斯。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掇其玄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然後隨文覩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復本文之舊。而鋤荒屏翳。使之日星垂而江河流者。不既有助乎。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間乎。雖然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由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取舍其間。以爲是經之蠹哉。

治平類要總序

自古人君雖有出類拔萃之資至於治道之盛則未始不由學而致此稽古學古之事所以見於二帝三王之書而三帝三王之治有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良以此耳周衰以來聖學不明爲人君者槩以古昔帝王迂遠而難遵不過求所謂卑近淺陋之說以苟且於一時其能超出乎當世者惟漢七制唐三宗之主與趙宋諸君而已然此十數君者亦僅賢於後世之庸主若夫二帝三王之盛治詎可同日而語哉嗚呼二帝三王悉五百年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始有漢唐宋之爲君然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觀而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於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加之意者亦在乎學焉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桱論至於此以爲人君之學舍古昔帝王別無所取徵而古昔帝王之行事見之於經史者班班可攷顧以自朝及夕萬幾出焉有未暇徧觀而盡察乃相爲摘取二帝三王致治之由與漢唐宋爲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之論贊會萃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十篇君臨四方蓋本諸道述君道篇第一人君之職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二將用禦暴必善馭之述馭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爲邦本愛以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述足食篇第六去亂圖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刑以輔禮明慎爲要述慎刑篇第八佞口覆邦貴在能遠述遠佞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第十終焉良等俱以空疎之學謬叨爲士之名其於纂修固多簡略然開基之主繼體之君苟能潛心於此窮討而深思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爲君以上追

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學古之效。復見於今日。而此書之作。要不爲無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言之。伏惟留神省察。國家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爲君盡君道者何。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喪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景前聖。式後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卿相輔佐之。足任者然後可以君天下。蓋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所以上承王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以定邦國。而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黃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傅說。而君德修。蓋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荀卿有曰。強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哉。訂官箴。謹侯度。述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是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情日異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而繼之以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於姑息而生驕。不繼之以恩。則過於嚴肅而生怨。生驕與怨。非止費財玩寇之弊。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揚子雲曰。馭得其道。則天下

狙詐咸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後世欲治之君可不熟慮而愼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蓋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兼收並蓄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官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才藝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愼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鼂錯論三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以清淨爲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不用愛民之道其尙有出於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殆謂是與述愛民篇

足食篇第六

足食之道惟在於厚民蓋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命也故善興國者必先義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則國不至於不利苟富矣則國不至於獨貧傳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是之謂乎

法常典原人情述足食篇。

制兵篇第七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鬼。代不絕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也則爲士、爲卒、爲旅、爲軍、爲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旅、有州、有鄉。既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苦。烏有如後世之所謂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矣。漢以來能以節制技擊奮定四方載之史册。有足徵焉。攬戎功奮武衞。述制兵篇。

愼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刑於聖人。雖不得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之也。既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又從而虐之。苦之誣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本忠恕。示欽恤。述愼刑篇。

遠佞篇第九

自昔小人。將竊取其權寵。必先潛觀密測。覘伺上意而迎合之。蓋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怒之難必。不如是不足以爲容悅。取媚之地。故辟公事齊。必視美珥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視昭侯所悅。以謀

其國事讒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者大抵然也夫巧言如簧蒔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爲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篇

納諫篇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諍於下則君明於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賤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以己過難知惟恐其不聞也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上聖且爾況下此者乎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篇

浦江縣修學記

浦江之在婺蕞爾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苟完無經久意令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興歎謂學之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廉侯阿年八哈既常歸其侵疆矣顧茲屋廬之圮壓吾得辭其責哉遂與主簿劉侯師稷合謀修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宣寘勞應昇既受命即爲禮致知經之士張天錫吳實飭材徵工率先凡役而他有籍於學者因皆相勵而趨爲之自殿庭門廡以逮泮池倫堂齋舍壝垣廩庾庖湢之屬悉皆易弊爲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槱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記之曰春秋之法凡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蓋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修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爲有國之先務而僖公修之實爲其所當爲哉爲其

所當爲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與。然僖公之修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氏發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修其宮。又謂僖公能修其化。是則所謂修者。豈止乎棟宇之嵂嶢。丹雘之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當思以圖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蕭氏。以儒林郎爲今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院月泉上。尋與是役。以嘉來學。是可謂知爲政者矣。

浦陽五賢贊 并序

天地之間。有至鉅而無配者道也。人能心會而身履之。口誦而書存之。則必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非江海而潤。非雨露而澤。非日月霜雪而光華嚴厲。其所著見於後世者。固將弊穹壤亘古今而不窮。貫金石蹈水火而不滅矣。余嘗考之於經。稽之於史。求其如斯人者。恆曠數十世而一見。越數百年而一得。浦江有縣。歷年至淺。而受地至狹。非有數十世之久數百里之遠。而乃得其五人焉。何其盛哉。五人者。曰孝子陳公、助教節愍二梅公、忠惠王公、待制柳公也。孝子不知何時人。能服勤孝道。當二親之亡。廬墓弗輟。以衰麻終其身。每卽墓奠肴果。烏烏爲之不啄。助教當宋宣和初。攝處之松陽丞。已而盜發青溪東南諸郡縣。咸望風橫潰。公獨嬰城自守。以死殉國。節愍於靖康之際。爲戶部尚書。當金人入寇。劫質天子。竟乃不勝忠憤。率衆數十萬。謀夜擣其營。迎歸二帝。事泄身殉。忠惠克明正學。歷疏諸經。及登嘉定甲科。遂以及人爲務。立朝居郡。綽有可稱。勁節高風。至今熟在人口。待制問道金文安公。上遡朱子之學。亦旣

身遍塵世。以文華國。四方學者稱之至與虞、揭、黃三先生齊名。嗚呼。五公之卓卓如此。豈非所謂有道之士哉。豈非所謂浩乎其大巍乎其高淵乎其深者哉。使其大施諸用。以殫夫潤澤光華嚴厲之功。其所著見可勝既哉。雖其不克大用。亦豈弊穹壤亘古今而有窮。貫金石蹈水火而有滅者哉。如良者固不足以灼見五公之所蘊。然觀陳公之事親。則未嘗不稱其孝。觀二梅公之事君。則未嘗不歎其忠。觀王、柳二公之爲人。則未嘗不慕其學。以稱其孝歎其忠慕其學之心。可無一言擬諸形容哉。借令曠數十世。[illegible]數百里之遠。猶將低徊企想。以稱述其萬一。而況近在二百年之內百里之間哉。昔梁蕭、李華之於四皓也。時之相後如是其久。地之相去如是其遠。及作爲贊辭。以致歆羨之意。識者尙或稱之。良雖不敏。既獲親出五公之鄉。接其風聲氣澤。而頌聲不作。人其謂何。用敢勉竭駑力。各爲贊一章。以朗前人光韻之美。以伸後學嚮慕之私。然以孝爲百行之先。故用陳公爲贊首。自餘四公。則從其世次而列見焉。

書五賢贊後

鄭濤

右五賢贊一通。鄉先生待制柳公高弟子戴君良之所述也。初縣學有祠。祠節愍梅公、忠惠王公、及凡宦勞於學者。皆雜位其中。遼魯花赤、廉侯阿年八哈、尹、蕭侯文質。以其混淆也。屬教諭祝君應昇。圖所以易之。應昇乃於廟西南偏。別闢一祠以奉公。而益以孝友陳公、文學梅公、待制柳公。通號曰五賢祠。內列三龕。龕置神主。俾善書者作隸石題之。且懼後生小子不知五賢之詳。復奉幣請戴君爲之贊。刻石祠中。嗟乎。長民者不復知有教化久矣。徒事簿書期會之末。以取能名。孰肯表揚儒先以樹之風聲

誌書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若今令賢長之爲非善其善而欲使民知勸者乎贊文雄渾高古敍事詳明使五賢之行事粲然若青天白日苟來讀之者孰不鼓舞而奮勵則夫戴君之功又豈在賢令長之後乎是皆可書也因爲執筆而識之於序末云

趙氏尊序堂碑

趙氏汴人也自武節大夫士翮隨宋渡江居睦州已而武節之子保義郎不玷添監浦江稅務故又爲浦江人保義生三子曰訓武郎善連曰武經郎善近曰武經郎善趨浦江諸趙稱三派之子孫者是其後也趙氏自宋改物而其俗已衰顧今七十年間能綿其宗亂而弗墜者益鮮保義之六世孫永新守大訥因念夫趙宗之鬼餒焉而不食也乃思闢堂以祭享之先是永新之曾從祖修職郎汝儸亦以無子而死後之人以其所居廳事爲黃冠者祠祠之後堂則虛而弗居遂卽其堂治爲祭享之所春秋有事則割田若干畝歸之以供其費堂成扁曰尊序嗟乎趙氏自保義徙居以來傳圭襲蓋嘗烜赫百年矣卽一旦衰雖弱子單孫之祭有不能享顧瞻庭宇行道咨嗟又豈所以思惟本原慰答宗親之義哉永新於此乃能蠹焉感念因其故宇而作斯堂使春秋之祀既廢而復舉可謂以義起禮者矣雖然作之非難而守之爲良難爲永新之子孫者其尙敬承乃志以延裕於無窮可也乃作詩曰

趙居汴京爲宋宗親世襲官封有祉有民越武節君始失故所從宋於南嚴陵是處保義筮仕於浦之陽遂奠其居持持屋墻亳祉旣墟宗枝亦悴故鬼久飢聞者興嘅厥有孝孫知孝之元旣豐其流乃羨其源

仙岩之南浦江之北歸哉斯堂孝孫是闢孝孫來享來拜斯堂肩牆修潔黍稷馨香登堂受胙孝孫有怙延畀後人永尊厥序非尊厥序曰報爾先琢辭貞石百世斯傳

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

至正十二年十有一月庚寅浦江縣新作婺女星行祠明年十有二月戊午初成縣之父老合辭請於官願刻石紀其事俾文學掾邵國光來請文且曰惟婺女星之正祠在婺城之西南按圖經吾婺自秦漢以來其名號不一至隋開皇中始以其地上直婺女之分而更今名唐武德四年遂祠婺女於州城宋淳熙十三年爰賜祠額曰寶婺觀逮國朝大德十年縣人朱仙母病嘗禱之祠下有奇應因又立行祠於縣之東南阪則吾縣之有婺女星祠實自仙始也比數年來湮廢殆盡達魯花赤廉君阿年八哈尹蕭君文質將復加完繕而病其遺址卑陋湫狹不足以安神而妥靈乃別卜西南高爽之地以斥大之然工役繁鉅費莫之出則募富民六人者俾率其賦以從蓋至是而廉公之代已及蕭公悉舉以自任始事之日仍輟己俸爲之倡不期月而大殿成兩廡三門次第畢舉翼以欄楯繚以垣墻階陛以石唐皇以甃肖象繪塑各效乃能嚴威惠慈悉當其狀殿之爲間者三廡之爲間者六門如其殿之數基之深十有四丈廣八丈有奇屋之高二丈有奇度用錢六千緡用工八百祠既成矣願得吾子之文纂諸牲石以示後之人國光敢奉父老之言以請良謹稽傳記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爲吳越之分野吳越之地至廣也其所分郡縣不止於一婺而是星之祠乃獨見之於此者豈非因星以名郡者耶夫星宿之在

天州城之在地明光所燭神氣必通其上下之應次舍之限眞有不可誣者有司營立祠宇以奉其明靈行其秩祀以祈其歲事於禮典豈不宜哉至於嚴像設崇貌位被服而人肖之則固未之前聞矣然猶必爲之者蓋其民俗之所習尙焉耳嗟乎神者民之所恃以安也今既本於禮而祠祀之因其俗而像設之則所以望其出靈賚祉以大芘吾民者不其至哉吾民於此其尙敬承乃志以延休於無窮可也廉公北庭人豈弟愛民人懷其惠蕭公大梁人通敏有才器撫事有方略凡學院廟壇之宜葺者皆以次而舉此祠殆其一也良既內交二公頗知作祠之始末而又重以父老之言國光之請因不辭而紀之且爲迎享送神樂歌三章俾歌以祀神其辭曰

望天門兮神蹕靈之來光景溢雲爲輧霓爲旌儻若有靡象形禮已交誠既感享維德菲可薦

右迎神樂歌一章

曒將出夜既艾靈之留神哉沛烟燎升羽籥鳴牲幣舉黍稷馨靈是娛歆精祀鑒民衷錫繁祉

右享神樂歌一章

樂度周禮容備靈之歸福祚至陰沴息陽德宣粒我民屢豐年民報事益無怠歌我詩其千載

右送神樂歌一章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尙書達不花公嘗爲書之間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

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涪水之金。蜀之文繡。象犀、虎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以至狐貉之裘。瑚璉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與夫漢、魏、隋、唐之桓碑。彝器銘詩記序。下及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書。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樂之者也。世之人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取者。必君之所甚樂也。然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視世人之可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世之人。能致其樂矣。而其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人之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繼之。顏淵沒。得之者鮮矣。然則君之所得者。其亦得於此否乎。苟得之。人且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某不敏。敢不敬早夜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爲記。

樂善堂記

秉彝王君和陽人。雖累歲崎嶇戎馬間。然雅意不忘交友。嘗於所寓闢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一時知名之彥。咸喜從之游。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奧。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棊擊筑。以盡其歡忻。其所與游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温、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

嘗獲登斯堂爲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爲未足而復乞言於余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所樂者烏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己之善言之也予則以爲君之闢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己云乎哉請得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類衆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爲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叔向之在晉樂乎鱳蔑之善而用之也鮑叔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屬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龔兩唐之善而奬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聞善必荐陸儼之樂善孜孜是皆以天下之善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奬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爲樂不亦宜乎雖然君之樂夫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己之善也成夫一己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君之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陷其父母者矣有踣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既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日也此皆樂善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樂之深也故其毒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知其爲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矣傳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尙亦有利哉予敢以是爲君慶君曰子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請書之壁間朝夕鑒觀焉

傳刻至亦多矣而止今依抄本補刊

論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以元勳近戚。輪相三朝。竟乃坐視武氏之姦而莫之或救。卒以殉之。觀其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方太宗建儲之際。固以疑晉王之懦弱。而有意於吳王恪矣。無忌乃爲之擁護晉王而疎恪。豈不以晉王爲己之出。而欲藉之以長保富貴故耶。太宗且死。無忌遂以遺命立晉王。既又陷恪以罪而誅之。無忌於此。亦可謂計出萬全矣。殊不知害己者。乃不在於恪。而在於晉王之武氏也。武氏陷無忌以反。固不異於無忌之陷恪以逆。若武於此時。明恪之冤。而以搆害元德蔑棄宗親戮之。無忌其謂何。無忌此舉。又豈止禍及一身而已。雖唐室之衰。亦未必不自此始也。何則。恪之在諸王中。誠英果人也。使恪而不死於無忌之手。則武氏之姦心猶有所忌也。夫惟武氏之無所忌。而後李氏之子孫無遺類矣。唐之衰也。又豈待於易姓改號之日而見之哉。嗟乎。以無忌之才。猶乃一舉而家國俱亡。則彼大臣之謀國。而欲一出於智力。信不可矣。

論唐太宗六月四日事

余讀唐史。至太宗六月四日事。爲之喟然太息。嗟乎。以太宗之英武好名。而卒定計於秦府羣小。惜哉。太宗首倡非常之謀。以戡定海宇。則高祖之有天下。誠太宗之功也。雖然。立子以長不以功。高祖之欲傳位於太宗。固義有不可。而太宗之屢辭不受者。豈亦有見於此乎。由是而觀。則太宗之心。固已灼知大義之所在矣。其後卒至蹀血禁門。貽譏萬世而不顧者。亦由房、杜二人陷之而然耳。寧獨房、杜哉。當是時太宗

既誅巢隱。一二近臣。惟勸其釋甲以就刑可也。若高祖念其事非得已而原之。然後輔之以圖後功亦可也。竟乃釋此不爲。而尉遲敬德者。方乃擐甲持矛。直至上前。借曰。恐其驚動上意。亦何事於矛甲哉。敬德此舉。直恐高祖之怒心一發。且將不利於太宗。故特假此以迫脅之。使高祖於此。不幸偶如其所料。則敬德之矛。寧無所施乎。尙賴高祖隱忍而曲全之。故得深潛而不發耳。雖然。苟非蕭瑀、陳叔達、輩爲之陰移其所向。則高祖寧不逆探其本心耶。設有以逆探其本心。執付大理以論罪。太宗將何說之辭。秦府羣臣之不忠於所事乃至此也。噫、此輩未足深恨。太宗爲一代賢君。亦從之而不疑。何其非哉。

論王珪

諫君有道乎。曰有。人心亦有所明不無所蔽。在善諫者。常不攻其蔽。而惟導其明。使之自悟而已矣。是故自其所蔽而攻之。則言難入。而聽者厭。自其所明而導之。則不必苦口正言。但微中而紛已解。此蓋諫君之道也。王珪諫太宗出王珪之姬。其庶幾知此者乎。夫好色乃太宗之所蔽。而懼亡則太宗之所明。故珪必先論王珪得姬之由。而後以郭公善善之事告之。則太宗之祛所蔽也。有不待其辭之畢矣。當是時使珪厲聲正色曰。此姬必不當取。此姬必不可留。彼方溺於聲色之娛。而怒其出言之暴也。其肯不旋踵而遽出乎。褚遂良在唐室。號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武后之際。遂良爲之叩頭出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於嬖寵武后。而遂良方且逆其所蔽而攻之。其能痛抑而悅從哉。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嗚呼。遂良之忠則盛矣。語其才則在王珪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無咎。然則王珪

其賢乎。

題葉丞相遺墨

良少時嘗讀故禮部尙書王公所譔丞相葉信公墓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概。後三年始從東陽許君。獲覩公之遺墨。蓋君先世有權海寧令者。海寧公之鄉邑。故以此四帖先後遺之。其第五帖則與其弟竹友家書。而因及許令之賢。遂皆爲許氏子孫所藏。嗟乎。令之距今不百年。其家去此不數舍。而其愛人戢暴之政。所以致邑人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者。後生晚出。已無從考知。必觀此數帖而後見。則世之人非附靑雲之士。而欲垂聲於後世。蓋亦難矣。良旣得以快覩前修之眞蹟。而又有以竊窺先達之爲人。抑何幸與。

劉鏞字說後題

予友許君存仁。嘗以叔聲字其徒劉鏞。且著文三百餘言。序鏞之能聲者甚悉。叔聲復求申其說。予聞鑄鏞之法。必擇精金爲之。金精矣。又必考古制而參合之。制合矣。又必求良冶氏審其輕重均其薄厚分其小大而後範模之。用具焉。蓋金不精則失之滓。制不合則失之鄙。輕重不審則失之紊。薄厚不均則失之雜。小大不分則失之混。此五失者一有不除。鏞固鏞矣。其能美於聲哉。是故善爲鏞者。深察乎此。使無一之不備。然後會精神運橐籥。一鼓而成。植虡而懸之。投隧而叩之。則噌吰也。清越也。又何其善鳴也。甚哉鑄鏞之難也。如此。今叔聲年甫及冠。溫焉而易。毅焉而方。其質信美矣。是不猶金之至精者耶。質旣良矣。

非六藝之書不講。非聖賢之志不存。舍流俗之所習。而欲求通於千載之上。是不猶考古制而參合之者耶。二者固不可及。又得許君爲之師。許君文懿公之子。其家學之正。遠承考亭之傳。是不猶世之良冶氏者耶。早夜孜孜以仁義鍊之。以禮樂鎔之。懼其偏也。扶掖而正之。懼其放也。攝束而約之。是不猶分小大均薄厚審重輕者耶。自時厥後。德業著乎躬。名譽聞於時。近而一鄉。遠而四海。無不知有叔聲。是不猶鏞之善鳴。噌吰而清越者耶。嗚呼。以叔聲之名。觀叔聲之爲學。何其似也。雖然。金之模範冶氏能爲之。人之模範則師之自爲也。以近取譬。其果有異乎哉。揚子雲曰。孔子鑄顏淵矣。淵固精金也。非孔子爲之範模能鑄之乎。許君願學孔子者也。其必有以鑄叔聲哉。

諫官箴 并序

諫之道有五。而諷諫爲之首。孔子亦曰。吾從於諷諫焉。諷諫也者。謂君父有過而難言之。故或託興以見乎詞。或假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日遷於善也。是則職諫事者。又豈在乎過直以激怒哉。亦曰婉以導之。巽以告之。期於必聽而已耳。何爲其然也。當其一是一非。錯然相間。而欲使之更革其所行。必且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戾於情。是非至公至明之君。孰能樂聽之哉。以不樂聽之言。顧乃冒雷霆犯顏色而弗忌。其不投鼎鑊而觸刀鋸者幾希矣。今夫富貴寵榮。人之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之所不能甘也。苟或昧之而不計。豈不甚可病哉。所可病者。非止病其身之危也。亦以病吾言之不卒聽也。非止病吾言之不聽也。亦所以病吾君也。既有以病吾身而又有以病吾君。君子亦何取於斯焉。作諫官箴。其詞曰。

於惟我國稽古建官。凡是職司。莫諫爲難。諫不欲逆。亦不欲驟。逆則罔從。驟則靡究。所貴婉巽。不大色聲。非攻彼暗。惟導彼明。以善閒惡。猶火背水。火盛水消。善勝惡止。盍不燕閒。乃陳我言。乃遏其萌。乃迎其端。諷而不迫。我言斯聽。陷而不避。我其隕命。勿謂逆鱗。可得而批。折檻之諫。或以爲過訐。勿謂鯁骨。可售吾直。斷鞅之諫。或以爲過激。齊有晏子。格君孔多。欲罷大臺。乃飲而歌。魏有閻沒。亦云善諫。欲辭梗陽。乃饋而歎。過既無迹。諫亦無形。靄然千載。德譽愈榮。嗟爾後人。盍視前式。苟視前式。惟晏閻是則。爰考爾官。用規爾箴。爾如不懲。亦獨何心。

喜聞過齋箴 并序

古之人苟有過焉。必喜人規。故其德日滋。今之人苟有過焉。必忌人知。故其德日隳。嗚呼。生今之世。而可不思古之時乎。詩以箴之。其殆庶幾也已。箴曰。言與道違。行與道背。惟背惟違。斯過之大。過豈有小大由小積。過小而爲終累大德。人誰無過。改之乃宜。勿病不改。病其不知。知之爲美。非聞曷以。我過我聞。改之斯易。何以喻我。聞過之因。獨形於喜。過乃可聞。苟挾我行。苟持我言。悻然自好。莫之敢干。彼非我兄。彼非我父。孰肯怫心。以賈我怒。宜喜而怒。宜愛而憎。我曾不寤。我過爲懲。惟古仲由。喜於聞過。赫然千載。令名愈播。嗟我後人。盍視前規。惟仲氏是師。既榜我齋。又箴我銘。有或不慎。亦忝所生。

具慶堂銘爲范陽衞立本作

我之生矣。孰揆厥初。惟父與母。載育此軀。亦既冠履。方趾圓顱。可忘孝養。慚彼孝烏。我觀世間。是心孰無。

有懷二親。莫或具俱。今而既具。其樂何如。象服不顯。大冠巍峩。偕老一堂。載歡載娛。粲粲門子。白華絳跗。馨爾晨殽。潔爾夕蔬。其殽維何。有鼈有魚。其蔬維何。伊笋及蒲。登堂奉觴。氣和色愉。式拜且舞。亹亹忘劬。禮則罔愆。孝豈有餘。何彼愉人。弗此之圖。豈無貴富。碩大且訏。或被輕裘。或駕文車。是或不思。胡寧勝詆。亦有士子。左圖右書。取青媲白。抉摘芻蕘。苟虧是道。何異賤儒。相彼凡行。疇其獨殊。闕血通氣。惟父母且。此而克孝罔有加諸。顯顯衞氏。世號雙珠。爰樂具慶。用扁室廬。小子不敏。勒辭座隅。尙愼旃哉。永世弗渝。

廉齋宋先生像贊

以公爲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燁然者。固已披豁乎心胸也。以公爲優於才耶。則其德性之粹然者。固已充溢乎顏容也。以公爲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處之者。又若不有於其躬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庶幾夫顏氏子之遺風者乎。

趙敬德畫像贊

卓哉趙君。曰敬德氏。英英以豪。表表而偉。視古今如一時。謂天地猶一體。以孔、孟、爲師友。以王、謝、爲兄弟。彼區區斗筲。曾不足以滛己。凡是胸次之豁達。一皆浩氣之所致。故其爲文也。直欲凌韓而駕柳。其爲詩也。亦且超杜而逼李。然而著述之富。固已見誇於當世之老成。至於氣岸之高。則或召非於鄉閭之小子。彼惟惡直而醜正。遂爾駕尤而騰毀。夷考其中之所存。君蓋庶幾乎無媿。此其所以交之久者知之深。知

之深者信之至觀夫丹青是僅得其一二矣

題楊菴像贊

澤可以及物而身不必貴德可以惠後而家不必費孰謂斯人祇局於藝苟施澤之益厚又知德之逾眞誠無愧韓伯休之行已宋清之爲人

答徐進明書

比辱函書爲贊欲相與以質其所學僕既愚無似又且齒弱而身賤其素所爲未有足稱其取信於人人亦未嘗有以是事資於僕者今足下乃獨冒然及之其亦何所取擇耶豈足下之有取於僕者徒以其鄉多先生長者遂謂能得其學而有可以及人者耶是殆不然人之爲學固由於先生長者而後得然未可以是而必其有學也通都之市有大賈焉所以聚天下之貨寶通遠近之有無當市門之晝開也鄉之人持資而求寶者至矣遠方之人持資而求寶者亦至矣而大賈者因爲之出其寶以權其價價之合也則稛載而去之其不合也則倒橐垂囊攘臂而空出方是時又奚暇問其鄉之人與其遠方之人哉今夫先生長者之於學亦猶大賈之於寶也大賈之於寶不能偏私於鄉人先生長者之於學又豈能獨厚於其鄉哉由是觀之則君子之論人當取其人之賢而不必惟其鄉之信亦已明矣若不問其人之賢而惟以其鄉之信則是孔孟之里皆可以爲聖賢盧鄭之鄰皆可以爲醫卜西子之國皆可以充後宮師曠之邦皆可以備工瞽伊傅之黨人皆可以輔相於明王孫吳之邑子皆可以雪恥於強敵矣其在物也則麒麟

之藪皆可以稱仁獸鳳皇之苑皆可以名神鳥翡翠之囿皆可以言珍禽驊騮之櫪皆可以目良馬矣夫蘭崖之谷蕭艾茂焉杞梓之林荊棘出焉蓬生於麻薪錯於楚物之不繫於其類也久矣又可以其善者而遂信其不善者哉考之於人既如彼求之於物又如此而足下之於僕顧乃不問其可否不論其是非徒見其鄉之多賢即謂其人之必賢其亦取擇之不審矣取擇之不審已不可用之於交好況欲相與以質所學耶夫質之云者爲師者之事爲師之事河東已不敢當是名矣而返以施於僕使僕有過於河東者乃可爲足下師若猶未也則是佞譽誣諛妄加是名以相欺耳縱僕樂足下之佞譽昧足下之誣諛輒受是名而不辭然於足下亦何所增加哉足下固非佞譽誣諛之人特以過信之故不覺其偶類耳僕之屑屑云爾者亦欲足下之審擇所與以益其所學非敢過爲訐直以相角鬬也足下試一取僕之所陳比物引類曲喻而旁譬之則有以曉僕之意矣適有小疾不能親書幸察

上蘇伯脩參政書代柳致明

某比承姚掾史傳示鈞喻需及先子遺藁悲喜感怍交動於中循想累日無所容措伏念先子自受學以來即援筆爲文章激搜靜索腋不沾席者五十有餘年此其志豈不欲藉是以自託不朽哉顧以弊於蹇剝既壯而羸窮未老而閑退業愈習而家愈貧名愈聞而身愈困迨至暮年方僅僅一起而疾病祟之遂以殞命某等奔號數千里迎櫬遠歸而家事益落由是送死養生百穴叢聚神傷氣悸衆念昏忘故其遺藁之在篋笥者未暇整次成秩以顯揚先志某竊聞之士子之在當世生雖不偶死而垂聲者有矣故揚

雄沒而法言始行。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文字之傳。恆在既死之後也。然非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以振聳其視聽。則亦不能因其文以永其聲矣。先子之亡。行且十載。遺文之傳。此惟其時。而卒湮沒之若是者。或者以爲未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也。閣下以厚德縟文。爲善類所依歸。其所以嘉惠士子振起幽滯者。往往而是。況先子在日。又嘗曳裾門牖之下。脩容屏罳之間。故相善也。則夫大君子者。不求之閣下將安求乎。借使閣下方執政於朝。越在數千里之遠。猶將跋涉山川。踰淮泝河而進。況當近莅浙省。統有方隅。而某也幸獲以編人齒於治內。不於斯時露其所藏。以希大君子一顧之重。是果於陋劣無志。其爲不孝甚矣。用敢探其所著詩文合四十四卷。惶恐獻上。倘蒙不遺雅故。念及朽骨。施恩惠於既死。發幽隱之耿光。則是文之傳。雖未能同法言史記之盛行。而死後垂聲。亦有以少伸先子之志矣。使先子而有知。寧不啣感於地下乎。某雖區區無似。而結草之報。此心昭然。尙當課其子姓。世誦名德。以無忘大造。惟閣下垂閔焉。千冒威嚴。伏增戰越。某再拜。

跋鮮于伯幾所製劉遺安壽詞後

右漁陽公所製遺安使君壽詞一章。蓋使君以元勳世胄。出治外服。歷守東南諸大郡。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入其門。今觀漁陽此詞。語意既多引重。而字畫復致謹不少放。則以久游其門。而知敬其人故也。按此詞作於辛丑之歲。閱明年而漁陽沒。又十年而使君亦薨。詞爲使君家物。歷三世尙寶藏無恙。而其嗣孫師稷。復以文藝爲諸公所歸往。世澤之滋。於是乎在矣。吁。豈漁陽所謂濟人陰德有以致之耶。

跋倪夫人遺事後

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而士農工賈之家遂至兼幷無藝貧富不均厭飽粱肉者有之操瓢爲溝中瘠者有之於斯之時有能以其所餘惠諸鄉邦之不及者蓋亦天理人心之所發豈必有爲而爲之哉迨其後也天恆報之以福俾其子孫之享有豐盛至於累世而不替者是固理勢之宜然而非若人之所計也已暨陽之西鄉有倪夫人者故宋進士諱永年母也亦既家富於財遂教其子孫當以惠及鄉邦爲心歲有羨餘必使縮其時儲什之二而平糶之以爲常一有不遵其教即欷歔就寢竟日夕不食子孫肉袒謝罪改之乃已已而倪氏卒以忠厚相傳迨今五世之遠二百年之久而其家之豐盛固自若也或者以爲此皆夫人種德之報而不知夫人於此曷嘗有一毫計望之心哉雖然向使夫人之教其子孫者一不能以若是吾見德惠之罔施而侵虐之是恣雖欲求其五世二百年之豐盛又可得乎夫人之所以爲子孫計者其亦慮之審矣然竊怪夫夫人之在當時不過居處閨門之內勤勞饋食之間非有詩書之漸染師友之薰陶而其處心積慮之際乃能忠厚之如是則世之以大丈夫名者果皆夫人若哉彼其聞夫人之事其亦少愧矣夫人之四世孫慶予姻也因出余觀光氏所錄遺事以相示故輒書而歸之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

右東浙第一家五大篆武威余公爲義門鄭氏書鄭氏聚居白麟溪之上自其九世祖沖素處士綺以來咸能守其家法爲之子者必孝於其父爲之弟者必恭於其兄爲之婦者必順於其夫其爲父兄夫也亦

各以道而自盡。如是者歷二百餘年不少變。至大末有司既爲上其事於朝。號其門曰孝義之門矣。至正庚寅夏六月己丑。公持部使者節。分按至浦江。復過其居而訪問焉。爲之低徊太息者久之。且曰。吾於浙水之東。已皆按歷之矣。恆未見如鄭氏之孝義者。有孝義如鄭氏。可不善其善以爲之勸哉。乃爲書此於庭曲之石。俾其子孫世守之。嗚呼。鄭氏果何以致是哉。謹按東浙統有七郡。而七郡之中。以州計者六。以縣計者三十有五。其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豈無貴極公侯富比封君之家。足以見重於一時者。今公咸不之取。獨於鄭氏而有取焉。是果何以致是哉。公之此意。蓋以屬部之內。知孝其父者多矣。或於事兄之間。而不能以盡恭者有矣。能孝於其父恭於其兄。或不能致其夫婦之相和者有矣。或父子兄弟夫婦咸盡其道。而不能必其九世之遠二百餘年之久。猶克守其家法而不墜者有矣。凡是數者。一有所不能。則雖寵天下之貨寶。不足以爲富。羅天下之祿爵。不足以爲貴。而其可富可貴者。惟在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家。固宜爲七郡之稱首。而豈無以致是哉。雖然、非公之表而出之。則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抑予聞之孝義非一家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盡能之。能之而或不爲。是皆有媿於鄭氏者也。不惟有媿於鄭氏。其亦獲戾於公矣。公之此舉。豈獨爲鄭氏計哉。七郡之民。猶懼其獲戾於公。而況爲鄭氏之子孫者。繼今以往。宜益敬守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徒恃其門望之高。而不念其累世之勤也。吾恐其獲戾於公矣。嗚呼。可不懼哉。公唐兀氏、名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科進士。歷官臺閣。今由翰林待制。出僉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云。

重刻沖素處士墓銘後題

義門鄭子敬氏間出其晏宣明所作沖素處士墓銘以示良。且曰。處士於予爲七世祖。墓在家南百步。前銘石埋墓中。而此石本蓋嘗得之宗人處。惟是鼠蠹之餘。懼其久而益壞也。固已裝褫成帙。請於待制柳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復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子柳公弟子也。其幸爲我識之哉。良嘗往來縣境。歷覽百里間。問其故家遺族於縣人。則自宋以來。達官貴士之門第。往往而有。然求其子孫以叩其家世之懿。乃皆吃吃不能道一語。或得其家乘而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以孝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歃血示子孫毋分居。致使遺澤之滋。至於久而不泯。同門合釜。九世如一日。是何彼此之或異哉。嗚呼。孝行之至。天地可得而動。神明可得而通。金石可得而貫。況此嗣人。宜其豐碩衍裕而無涯哉。視彼區區希榮徼寵於一時者。又惡得而齊之哉。雖然。處士之孝行。固卓然矣。向微宣明之文以爲之引。重其不隨世泯滅者幾希。是故斯文之在鄭氏。不翅如寶玉之在世。棄擲埋沒糞土不得掩。雖其暫晦於一時。又復有收而珍之於他日。天之報施處士也若是哉。然則處士之子孫。其可不務謹其傳哉。若子敬者。亦無愧乎爲處士之子孫矣。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哀其所進勸講之文若干篇爲一卷。題之曰經筵錄。攜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殷也。三年弗言。恭默思

道其質亦既美矣而傅說告之乃更勤勤講學之勉載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於古訓則曰惟斆學半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於學豈不以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脩然後所造爲益深所積爲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期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楊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斯言豈欺我哉然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帝王之道以成其德爲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趨所便其能卓然於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三君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質發爲一代之治至於爲學則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主若夫唐虞三代之盛德則邈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聖否其不繫於講學之興廢哉今天子寬仁明睿天性自然踐祚以來務遵節儉食菲而衣綈臺卑而圃小不溺情於便嬖不惑志於游畋可謂有不世出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遠之道薦開經筵以訪多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凡侍從宰執之有與於勸講者莫不聿趨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舉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至於講文之作則檢討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者又極一時之選故其所進悉皆不以卑近淺陋爲言其所言者無非先王之至道然又論議詳明情辭懇切有足以感動其聖心每一勸講間必爲之首肯者數四嗚呼仲舒等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書傳所載講學之事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之在元祐講筵屢嘗以正心之說爲聖學之勉紫陽朱子之在淳熙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爲聖學之勸然皆不能見聽於時君徒以一誦而遂罷今

仲舒是錄。既無媿乎二子之所陳。而又因緣勸講之臣。以悟當宁之聽。卒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幸會千載一時。而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吾黨之士。其以文字見知於世難矣。況得施之朝廷。而又當人主講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欷歔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爲難遇。而是錄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垂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仲舒名濤。世居浦江之白麟溪上。兄弟二人。俱通籍禁中。爲時所稱云。至正十三年正月望日。同門友戴良謹序。

說佩 送義門鄭仲舒

詩不云乎。雜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可贈。獨爲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也。乃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綴下。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衝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衝牙與璜言其承也。衝牙居中而能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以具爲佩之制。而爲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資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瑀。資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琚。錯乎琚瑀者。珠聯乎琚瑀。與珠者綬。一皆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爲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玦以絕之。有金以塞之。有象以文之。有觿以示其事。有韘以表其用。有韋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者。以其能安。是佩於君子也。非其類而冒之。以爲佩者。以其能存是

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爲佩之正。而爲君子之所取法者。則惟三者爲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幾弟仲潛三人者。懷玉而遠游。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往往有異於他士。後雖薦達之。以有祿位於朝。然亦不使遠違乎左右。蓋凡治己治人之道。恆欲資之而有助焉。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猶斯佩之見取於君子矣乎。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珩之有綬。承乎其君。若璜與衝牙之有係。銳以去惡。若衝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法於君子也。其亦異乎琚瑀珠綬者矣。其亦異乎環玦金象觿韘韋弦者矣。雖然珩也璜也衝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爲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曲。以克成乎其爲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於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尚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爲尤厚。今仲舒以三年之喪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蓋望其有以見法於君子也。故於其行。爲之說佩以贈。

鄭梃冠字祝辭有序

義門鄭伯陽將冠其長子梃。亦既筮得穆日。乃以其從祖貞和先生之命。宿賓於同里戴良。良因屢辭不敢。貞和曰。願吾子之終教之也。遂往。與茲酌醴。且本商頌松桷有梃之義。制其字曰叔高。而祝之以辭曰。猗與那與。噲噲其正。誰闢斯廬。我寢我成。寢其成矣。羣材彙征。惟梃者桷。獨爾高乘。可陵沆瀣。可摘日星。俯瞰千仞。危而不傾。我觀是木。產彼修坰。一朝效用。巨細必登。居下而汙。闒闑是丁。中而有力。曰爲旅楹。

閈閎戶牖檻櫺冗徵瑣屑僅脫薪蒸彼哉梁棟固莫與京苟任之重亦懼弗勝豈若斯椗夐出杳冥衆木仰視靡或不承獲濟登茲伊誰之令惟材之長乃高其升靖惟我人同具是形及其用世或重或輕或幽而辱或顯而榮何異此木以材自呈爾生鄭梴今既弱齡寧復處卑不是之懲以茲吉日具弁於庭日加爾首俾棄孩嬰本諸詩義考諸禮經字爾叔高式敬爾名爾其自今毋替厥稱苟材孔長會處高明矧爾孝義九世繩繩皇用褒之有奕門旌既當承宗奉此嘗烝猶椗梴然衆木所憑一不自持載騫載崩兢兢業業孝道乃興又況是道古語有徵曰先百行惟孝爲能人克履之實洪厥聲所處之高舍此曷營幸祇訓辭勿忝所生我言非陋惟聖道之程

祭先師柳待制文

嗚呼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既生之其必有意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越自成童展也得師早叩岩南繼謁仁翁衆理之淵至道之腴遂燭而融乃充新得歛彼豪英一變溫恭先生曰嘻庶廣見聞觀厥會通龐材碩德一一徧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衣被海內揚厲文風王公戚里緘幣走門惟曰幢幢二十年間穹龜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修曰驗於爲以攄厥衷實艱初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肖子聞擢而附鼓篋而從司誄奉常領教儒臺聲甚渢渢苞茆有貢覆溺江湖再歲而逢先生疏之俾附軺傳以活疲癃從祀匪德禮官憚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及泝洪都曾未期月教雨其濛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我疆我得先生正之慚屈盲聾已則有粟先生均之廩士告豐報政而歸

蠶山之下浦汭之東飲水著書蓁薪照宇歲且十終四海環眴英聳如山炳煥猶龍飛劍交章論薦公車上達帝聽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稱公而今而後庶其大用以收厥躬天胡不仁賀輒未安門已弔凶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於茲肇自童蒙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在廡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質纖而必洪窘茲賤寒乃我之責可不薦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若關厥躬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位不滿能亦云顯崇先生之生踰七望八孰曰非翁得正而斃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踪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輀車既駕恭陳薄奠矢辭告衷嗚呼先生魂魄毅兮覽我哀恫

祭柳待制文代戴暄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盡公之閎博雄深拔星斗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翛意遺言搖毫行墨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鎔乎神化淩駕乎儔匹而況律已溫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則言不乖忤而心存整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涖事務殫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於儒臺啓藏書於石室皆足以垂譽來今騰輝古昔然而官僅階於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禁林之納獻究蘭臺之譔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颸散而星沒嗚呼哀哉國殞其良孰爲衡石人殄厥師莫有矜式彼縉紳之在位因匍匐而賵恤紹公之棺者有以駭都門之見聞臨公之喪者有以興閭巷之楚惻況某等近連姻婭早蒙振拔當靈車之遠還情怳怳以何

極瞻荆山之故墟日徜徉乎履舄曾歲月之幾何遽長掩於玄室痛幽明之夐隔莫以酬夫舊德列觴豆以告哀尚愀焉而來格嗚呼哀哉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爲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嘆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先府君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爲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耳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温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之卷舒巍如崖嶂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則家齊以之蒞官則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既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敍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曷足以致是哉良故嘆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爲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游於耆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曰予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卣將刻公所著表辭於荆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於碑陰世欲永

先生之爲人。更當有考於斯。至正十年八月既望。門人戴良謹記。

書柳待制詩後

待制柳公既祠仙華先生於化城精舍。且爲刻其所著墓碣植之。其於師友之誼。亦云至矣。而又歸賦此詩。豈得無意於其間哉。良嘗觀公之詩。於所謂凄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之句。未嘗不爲愴然有感。先生沒於至治辛酉之春。而立祠植碣。乃在於至順庚午之冬。相去踰十載。而詩中有及於此者。固已恨其表著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載。而公亦沒。其墓草之凄其者。迨今亦十霜露。而近冢之祠。表墓之碣。曾無一之或具。是何公之待先生者爲甚至。而後人之於公顧乃若是恝哉。良既登公之門而承其訓教。固不得不爲之有感於斯矣。詩爲化城所藏。今其主僧若空。將摹勒入梓。以貽諸好事。則夫朝誦而莫詠者。又安知其不與良同此感也。噫。此固足以垂勸於後世也夫。

祭方壽父先生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辛丑朔。越十九日己未。近故北村先生方公歸葬北山里。生某等設幃道左。薄陳香幣之奠。爲文以告之曰。

人之有生。具剛柔之理。稟正通之氣。雖所遇有窮達之殊。然所就無彼此之異。故其見之於行者。或不能以少伸。而其託之於言者。則庶乎其可恃。言之精者爲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顧時勢之迭更。遭風變而雅廢。苟有道以爲之本根。則出其緒餘。亦皆不以盛衰而二致。先生於斯。可謂有志。是以雖當巢傾雛覆

之餘。橐倒囊垂之際。借鷓鴣之一枝。曾風雨之不蔽。然猶以貧自娛。以閑自肆。方策竹以爲筠。或紉蘭而作佩。訪虞帝於蒼梧。弔屈子於湘水。計足跡之所經。非山顚則水濱。故凡草木之英華魚蟲之狀類。莫不窮搜徧攬。以爲朝吟夕唱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壹是翰墨之游戲。或託物以寫懷。或緣情而抒思。或登高以詠古。或望遠而諷世。但此情之有適。曾不恤夫室之空而躬之瘁。迨囊宮之借師。遂有來夫戶屨。以其得諸己者淑諸人。亦既有以慰懌其心意。信鄉社之長城。實斯文之徽幟。暨晚年之放曠。稍沉酣乎酒醴。挾麴生以與俱。臥匏樽而徑醉。較劉伶與李白。又何異乎伯仲之與翁季。惟仙華之故墟。誠衆芳之所萃。當先公隱居行義於是中。而括蒼有吳延平有謝。亦翻然而來涖。人之望之要不啻。夫呂氏之友朱張。方參居而鼎峙。當是之時。其媚學之徒。惟蜀山爲可仰。他若田居子之清醇。深衷君之精邃。亦皆可挹而可厲。先生之於三公。咸弟撫而兄事。庶幾大雅之風。永振巖南之里。豈期人事之難常。涔若晨星之飄墜。幸靈光之獨立。尚嵯峨於風雨。里黨以之而壯觀。山川以之而輝媚。竟斯人之不淑。亦塵飛而烟委。嗚呼。繼今以往。典刑日以曠遠。鄉學日以陵替。閭巷何從而考徵。士子何從而淬厲。將見黃鐘大呂之音。自是而不續。而濮上桑間。且交陳而並舉。某等之於先生。或以姻親而託交。或以鄉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游從。或以友明而密邇。咸資晉鄙之薰。得免君子之棄。夫何鄰燭之輝。不照泣麟之淚。當靈車之既駕。痛哲人之云逝。託雞絮以陳誠。尚愀焉而鑒視。尚饗。

志樓楨殯記

嗚呼是惟樓楨之殯楨於予爲姻家子予往時僑寄邑下居相邇也每見楨在羣兒中眉目清揚進趨閑整心異之既而楨有祖父之喪予往弔其家復見楨衰絰中呱呱涕洟若嘗習於禮者用是益奇之其後楨家寖衰橫逆蜂起楨纍然無依予亦挈挈道路不得日與楨接歲時間一見楨楨則泣而言曰吾祖父不幸俱歿不令子實遭多難萬一不能自支將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予至是則又未嘗不壯其爲人一日楨果以狀聞於縣慨然欲再植其家久之其橫逆由是也楨復訴之大府大府頗疑其事楨乃悲啼恐栗爲兒恆狀大府官憐之因得具陳所訴大府方欲爲之究治其冤而楨已死其可哀也夫嗚呼予於樓氏嘗接其祖子孫三世矣始觀楨之祖父俱亡固已竊爲樓氏憂及見楨之能自樹立以禦強侮又未始不爲樓氏慶今又聞楨之死則樓氏之憂未有艾也俯仰十餘年間觀其家之盛衰而置喜戚於其間者已變更之若是則凡斯世之人欲藉其子孫之久保其家而不墜者皆可悲也寧獨樓氏哉樓氏世居婺之浦江有諱某者於楨爲四世祖嘗受業東萊呂氏之門人祖諱某父諱偲母趙氏生於某年某月某日距卒時得春秋十有四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卒之日也卒後之某月某日其母殯其柩於某原且使請文於予予年長於楨而分高於楨視楨猶子也故爲文以志其殯

陳府教壙記代作

先君諱士貞字彥正姓陳氏婺之浦江人曾大父諱文煥通春秋穀梁學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會宋亡不仕杜門著書有春秋質疑傳學者大父諱德潤父諱遠大入國朝以材自效仕至承事郎溫州路平陽

州判官。娶黃氏。繼林氏。先君林出也。生於大德六年壬寅十月辛酉。卒於至正六年丙戌六月丁巳。得年四十有五。初娶淩氏。先卒。再娶王氏。俱無子。倫以從子爲之後。王有女一人。曰佶。適翰林待制柳公之孫穎。先君卒後之六年。某月某日。乃克葬於興賢鄉之嚴家塢。從治命也。先君自幼知讀書。記誦日數千言。及長欲明經決科。從鄉先生深翁吳公遊。習春秋以襲家學。居久之。有司使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終身不再踐場屋。初巴西鄧公在翰林。聞先君之學行。與同列薦諸朝。事下江浙行中書。初授衢州路清獻書院山長。以疾弗果上。改授處州路石門書院山長。在官未朞月。丁內艱。再長建德之釣臺、衢之柯山二書院。乃以累考序遷龍興路富州儒學教授。先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命下即趣裝上道。俄而疾作。竟卒於婺城之寓舍。痛哉天乎。先君事親謹甚。太夫人年踰七十。沉痾久弗瘳。先君晝夜驚疑。扶持保抱若嬰孺。然人皆以爲孝。在童冠時。常從鶩鳥以搏執自娛。大父聞之頗不懌。先君深自悔曰。作禽荒以貽父憂。不可。即盡收撲死之。其速於遷善。人亦以爲難。先君端重韜默。介潔有常。不能脂韋與世俗俯仰。而於交際之禮。惟謹處家以和。待下以寬。雖臧獲有過。絕不以聲色加之。平居精勤強力。酬答少閑。則挾册不置。故於書多所玩繹。至於陰陽、卜筮、巫醫、方伎、神仙、道、釋之言。靡不畢究。爲詩文深沉醲郁。見推儕輩。晚乃不欲溺志俗學。尤以存心養性爲務。扁所居齋曰儼若思。蓋以自見也。不肖孤茹苦銜毒。言不成辭。姑本失尾

陳彥正哀辭

山磯磯兮水瀏瀏。下土漠乎其廣大兮。吾何此焉是留。惟擇里以處仁兮。乃前志之嘉猷。倘有人兮其足藉兮。寧遠舉以遐遊。噫、夫人之挺生兮。信喜能而好修。探往聖之逸軌兮。仰先哲之洪休。道雖隱而必履兮。理雖微而必抽。紛吾既有此內美兮。仍剡剡以爲柔。哀白石之不與兮。冀匠氏之一收。苟吾材之適用兮。又何問梁棟之與薪樠。亦既登名於仕籍兮。曾素志之不酬。雖不酬亦何傷兮。有自得之悠悠。昔先子之詔予兮。謂時俗之方偸。獨夫人之超卓兮。固君子之所周。吾方恃之以有濟兮。冀驚浪之漂舟。淩大江之漫漫兮。幾如是而不自陷於中流。既相我者之不慦兮。又何爲乎舊丘。行躑躅而無從兮。念去此而奚投。假大龜以示兆兮。將駕馬以行輈。已矣哉。死者不可作兮。吾雖居此其誰儔。

張如心先生哀辭 并序

予自童丱中。卽聞張君如心之名甚熟。己巳之歲。始獲見君於邑下。君方與一二耆人長德。從容鄉校間。峩冠褒衣。掀髯聳目。張拱而肅趨。有足以壯威儀存矩度者。予時雖未暇叩其問學之淺深。然觀其動作之間。固有以知其爲信厚君子矣。自後挈挈道路。不得數從之游。而君亦教授於外。不常家居。如是者十年。及予受室於邑之趙氏。去君之居爲甚近。君歲時來歸。乃相與往來。如平生歡。君晚得脾病。顧已憊甚。坐起不自遂。每聞予至。猶強扶出迎。道古今時變。前賢踪跡。亹亹若珠比鱗列。予然後知君種學之深。凡其動作之見於外者。果非偶然也。公家故貧。室廬不足以容膝。衣食不足以給體。而氣高自足。無所仰於人。環堵蕭然。有書數百卷。隤然自放。用是尊官要人鮮克知之。大德中。年將五十。始用薦者。起爲縣文學。

尋以母老辭去。平居無他嗜好。惟肆其意於歌詩。善偶儷。工篆籀。精楷法。而士子評里黨之宿學。蓋未嘗後君也。嗚呼。君今其死矣。新學晚生。失所依歸。而吾邑之文獻。將遂絕乎。方悲不自勝。而君之子端臣請予爲辭以哀之。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

瞻彼仙巖。其高萬仞。鬱穹窿。有美一人。鍾奇孕秀。潛其中。吁嗟美人。受質孔弱。志則充。無脂無韋。分甘處悴。家四空。日閱其儲。飯有脫粟羹芥菜。人不我堪。我躬甚泰。色甚雍。深衣大帶。儼存矩度。無墜恭學徒駿奔。聆厥風旨。覿禮容。我年未冠。猶雀方乳。鹿方茸。歲時相過。稱詩誦文。好甚隆。執手謂我曰。子之志我所同。願作昌黎低頭東野爲雲龍。我方藉之如石就鑿。金就鎔。孰神之苛。一朝奪使翳蒿蓬。耆舊盡矣。狐號鴞舞。靡若風。顧瞻我里。溟濛泱漭吾曷從。奈之何哉。有崇斯士。玄以宮。嗟彼牧人。毋登其隴。剪其松。

吳原伯哀辭 并序

原伯世爲婺之蘭谿人。諱深。其字原伯。國子博士吳先生正傳之子也。年二十有一。至正元年五月庚申。以疾卒家。既卒之明年。其友戴良爲辭以哭之。嗚呼。吾尚忍哭吾友也耶。吾固不謂原伯之止於斯耶。始予既冠。往往聞原伯名於朋友間。前年夏。予舟次溪涘。遂與原伯會。原伯乃欲相率以爲友。與之游數日。樂甚。固已竊喜先生之有子。而予之得友也。嗚呼。孰謂別未三載。而遽哭吾友耶。孰謂原伯之遂止於斯耶。原伯容貌嶷嶷。平居若不能言。其取友問學。急於飢渴。至於羣兒嬉戲。則畏避如懦夫然。每篝燈挾册。雖疾病不休。倦則假寐。疑思以求聖賢之心。有疑則進而質之父師。退而與其弟沉私相講辨。故其父子

兄弟之間雍雍睦睦而自爲師友君子是以知其於孝友最隆也去年秋先生始被召入京師未幾上原伯名於國子學於是原伯始欲崎嶇數千里就學於京而病已作閱數月遂卒嗚呼其可哀也已昔韓滂之在韓門讀書倍文功力兼人年十九而卒今原伯之爲吳氏子固有韓氏之家教學文不下於滂而亦以早死豈殃慶之不以其道有如是耶抑原伯獨不幸偶類之耶以予之重有悲於原伯而知先生之悲也抑深矣故述哀辭一篇以解其悲哀以舒予憤云其辭曰

嗟原伯兮鄉之良質甚粹兮才甚長睨秦漢兮刮虞唐騁雄辨兮爛文章射星斗兮奪光芒闡幽祕兮揭正陽斂予飾兮儘迴翔暢厥實兮暐煌煌履至訓兮蹈大防兄弟雍兮親樂康羽旣就兮勢乃揚望白雲兮期帝鄉帝鄉遠兮天一方命飇車兮騁康莊豐隆遇兮靳不將忽被髮兮下大荒嗟原伯兮志實強何中路兮蹶超驤命固屈兮譽則彰願父母兮勿永傷彼羣黎兮直粗糠名隨身泯兮孰濯其芳嗟原伯兮獨耿光雖夭且困兮猶壽而昌

朱茂清哀辭并序

茂清、朱漳世爲婺之烏傷人其家距縣五十里近茂清嘗以事至縣謁縣大夫歸俄而疾作竟死年四十云初予客郡城寄郡東門外家焉一日郡兵戕其帥城門晝閉城外居民卽讙無男女老幼空其室盡行予亦挈妻子登舟泝流至烏傷境因自嘆去家遠行橐枵然無以給予才性下又無他伎術搖動人又不得好義倜儻之士以相倚予其不爲溝中瘠也其幾矣爲是憂之甚旣而遇茂清於道途茂清乃迎入其

家見其子姓已卽館之別室飲食供張無一不如意者留茂清家踰二月而郡民之道還者踵至予亦買舟竟去且別泣而言曰予去茂清而歸予其誰與處耶他日或還山或仍客郡城予卽不能往茂清其過我耶茂清曰是亦漳之言也予既復居郡東門且將致茂清雙溪上而或以茂清訃聞予時雖哽塞不勝莫詰茂清死狀然不敢卽哭之者猶冀訃者之或妄後會伯清至其言與訃者同伯清茂清之宗也嗚呼茂清之死爲不妄矣茂清善讀書有幹蠱長材然樂爲人解紛居丹溪之上而丹溪之人愛慕之其長老教其子弟必以茂清爲言其鄉鄰之鬬爭無訴者宗族之顚連無告者皆曰自茂清亡使吾無所依而生以爲恨茂清營買宅一區買田數頃將以贍其族人云噫茂清之賢如此而竟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予既悲茂清之死而又悲予之生而無助也辭斯作

維材之良維行之臧維壽命之不長嗚呼天其不予相也如之何弗傷

蔣季高誄辭并序

亡友將允升字季高婺之東陽人也善讀書工古文辭知名朋友間丁酉歲家居遘疾竟不幸夭死予方避兵萬山中距其家遠甚不得一撫其櫬以盡其哀因追思其平生可列者爲文以誄之誄曰

茫茫大鈞孰秉化樞淆汨斡流參差報施惡不常釁善不常禔貞焉而夭很焉而耆謂天聽卑我是用疑哀哀夫子亦孔之嘉惟子之先奕葉紛敷邁烈言言垂聲吳吳爰暨乃考養德益腴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如鹿之苹如鶯之雛亦旣弱冠克搆堂基其文與學日動里閭子之爲學潛心以稽鉤深索隱探賾研幾

何經不窮。何史不推。上下百代。指掌而窺。子之爲文。惟古是師。簡不遺理。繁不費辭。譬彼錦繢。五采爛如。等輩爭取。朝玩夕披。人覩其著。莫究其微。道既克明。動罔不宜。義以爲閑。禮以爲輿。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在家而理。在國必治。凡厥未試。我惟子知。子之在世。蓋亦庶幾。苟遂遐年。疇克似之。庭梧挺秀。方茂其枝。荆玉蘊璞。將獻於時。云胡一日。光掩芳萎。嗚呼哀哉。玄首兮未華。壯志兮竟隳。逝日兮何長。生平兮須臾。俄舊宇兮改觀。乃遽襲兮遺衣。少妻兮嗷嗷。幼子兮呱呱。魚駭躍兮同感。鳥哀鳴兮增欷。豈外物兮有遷。因歡悲兮情移。嗚呼哀哉。撫氣化之盛衰。念逝者之莫追。奈輛車之在側。將俟時而啓途。魄黝黝兮魂飛飛。子去我兮何歸。既顧瞻之靡及。庶陳情於素旗。嗚呼哀哉。

九靈山房遺藁卷二

山居藁五言古

山中度歲

去年當歲暮我方家市邑時復掃新居親朋爲之集天運不可常周辰久已及投迹此山中酒杯與誰執故歡隨歲去新愁帶春入唯獨聞爆聲依然如舊習

丁酉除夕效陶體

亹亹冬春易悠悠時運傾一歲只今宵胡能不心驚我觀寰宇內誰非愛其生其生竟幾何倏忽已頹齡長風向夕起寒雪沒前庭綠竹且就壓衆草豈復青萬事盡如是何須動中情兒女方在側酒尊亦既盈今我不爲樂後此欲何成笑歌東軒下且遂陶性靈

正月五日遊石門懷所遲客

開歲已五日良辰誠蹉跎悟彼時鳥鳴往游山之阿平明發陰壑亭午憩陽坡崖嶂戲奇峭水木呈清華幽谷既深入茂林仍遠過迢迢踐絕蹤隱隱泉韜沙沙澗固洄沿陟峴復巍峨舍輿挹飛流停策引芳柯石爺忽雲擁岩广亦星羅士嵩念唐風民勤懷豳歌羽檄起淮甸烽火連浙河無地可投足此山思結蘿良儔慰我素荏苒當如何長嘯臨逝川汩汩感人多

飲酒古墓下作

峨峨溪南山上有雙高墳白楊夾徑路過者爲悲辛人生此世中如日難再晨有酒不肯飲奈此墳下人惟此墳下人生慮亦良勤營營復擾擾將事百年身安知奄忽間已與山鬼隣愚者固久泯賢才亦長湮吾今且行遊遑恤賤與貧

哭趙隱君

泉臺一以閉長夜幾時曉傷心九原上但見青青草因懷我疇昔從君瀫水邊雪遊南浦屐月泛西溪船萍蓬無定蹤忽復異彼此固嫌久隔闊豈料到生死斯人已已矣此意竟誰陳弟兄既無有嗣子惟一人一人謂已多承宗能孝思采衣正朝舞丹旐忽暮飛我來哭吞聲亦以嗣子故平生一掬淚盡洒墳上樹嗣子泣挽我日暮投山扉寂寞沙頭路空聞晝角悲

題蘭溪東峯亭

昔余駐蘭溪頗得溪山趣日上東峯亭遙望水西注別去曾幾何重來已遲暮一時同遊者大半髮垂素亦或臥空墳翳彼梅花樹因之念所思倚欄聊四顧安知游目時翻是傷心處咄茲露電身誰似金石固此生縱滿百會合能幾度獨有溪上山年年只如故

有感

芙蓉在華沼粲然有餘姿邇者日以至朝暮被恩施奄忽秋景逢華葉兩紛披昔焉眷顧情一旦成棄遺

時物今尙然。人事那可期。故妻泣空房。嬾婉歌重帷。彼情無厚薄。我貌有盛衰。願君屏荒豭。馳光到幽微。不照妾容老。但照妾心悲。

東明山賞紅葉

萑苻秋向夕。凄凄天欲寒。衆木謂已凋。翻見其葉丹。葉凋猶有色。人老無芳顏。於今得美酒。如何不爲歡。況此秋林下。惟多古丘墦。時來弗自樂。時去良足歎。茫茫大化中。陰陽方遞遷。明朝事莫知。今日且盤桓。

陪鍾伯紀遊溪南山

一春苦昏墊。今晨收宿霏。因憶謝公語。出游娛清輝。溪流深可厲。草露泫未晞。林木相映蔚。時禽遞鳴悲。佛廬已高據。鳥道方仰窺。危峯枕樓閣。細竹擁堵基。窈窕趨南征。徘徊款東扉。倚闌眺懸瀑。企檻引松枝。地僻慮自淡。身閑意無違。此理誰識察。悟心惟朋知。

節婦操爲賈妻作

父母嫁妾時。遺妾以鴛綺。雙鴛既同生。亦復與同死。當知妾有夫。結言亦如此。妾夫今在遠。妾身偶獨止。恐爲行露侵。莫與雙鴛齒。飲恨赴長川。川竭恨乃已。

病起承諸公攜餉見過

弱齡已孤煢。中歲轉多難。正茲懷苦心。矧復嬰病患。綿綿諸祟作。擾擾五情亂。入夜願曦昇。及晨思景晏。已謂吾此身。奄忽成夢幻。亦既告宗祧。併用別親串。逝將委運往。知命尙奚憾。造化難預謀。禍福昧前算。

憔悴幾何間薦覺復神觀幸生差足喜慰勞傾里閈攜肴兼命酒羅列稍盈案縱飲非吾事且從性所翫未知從此去幾回同笑粲民生鮮常在百年況已半客養衰病軀寧復幾昏旦金石尙銷燬人物終變換不共芳顏樂徒貽皓首歎念此動余懷終觴染斯翰

病中承宋編修見過

負痾南軒下展轉兩涉旬藥石不時驗衆苦交我身常恐大化盡無由見故人夫君一何厚抱杖來江濱慰我仍戒我眷戀已良勤繼以習靜言益復知爲親我病既消除君遂輕別分雲山百里外有語難爲陳會合本不常亦知當索羣但我病中懷願得稍相因既已莫能遂且復安吾神

立秋日言懷

六龍不可頓四序忽復移氣變感人心愴然已秋時池荷挺素質園葵曄芳蕤豈無一日好不久還當衰覽物惜年邁撫景傷志違日暮坐空堂此懷當告誰獨有王子喬可以解吾悲

中秋無酒

彼節忽已易吾年信難留含情及玄夜逝將秉燭遊皎皎明月光照我城南樓常時猶足賞矧乃當素秋東鄰有美酒飲之祛百憂客途無由得虛使時運流未知明年月還如此夜不既無典衣事空歎將誰尤

郡齋夜飲分韻得書字

郡齋無所爲兀坐度清晝如何趨府客亦此共臻湊悠悠至深夜忽忽殊氣候驚飈觸簷檻皓月窺窗牖

美景感人心嘉會洽時秀壺既秉燭投詩亦援毫就起視夜何其曙色錯星宿欲去復遲留茲勸恐難又人生一世中誰似金石壽今我不爲樂知有後會不爲歡座上人且盡杯中酒明晨索鏡看吾言已非舊

送別胡仲子二首

昔與二三子徘徊在中林拊翼玩文羽長鳴懷好音何意會飄風吹女起高岑朝尚同枝條暮飛遠異尋川流有急波征途無緩驂舉酒欲爲歡離憂已沉沉豈不懷耿介送遠難爲心

行遊途可極餞送恨何長臨分將列筵屢歎復停觴我如雀卑棲子若雁高翔高卑既殊勢遇合寧可常事違已憂慄形單重周章歸臥空室中誰知我心傷

遊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旦發東郭門晚憩北山趾乍離城市喧益羨邱壑美舍車陟嶇嶔停策玩清泚游目蒼崖顛放情白雲裏攀林感落英涉澗悲逝水冀憑棲遁踪往遇冥寂士忽見山阿人彷彿平與起何當乘素烟相與曜丹蘂牧羊事已乖鍊石情徒止長揖謝荒祠永愧爾兄弟

別宋潛溪

昨宵郡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違可使須臾留掩泣別故交強顏逐前儔未嘗去鄉邑詎能千里遊金陵古帝鄉雄跨東南州至今開甲第燁燁居公侯冠蓋若雲擁車馬如川流厚祿不虛授高才將見收如何獨多念去去懷百憂

寄王子充

燕燕何從來其羽已差池飛入華堂內意在巢君帷君帷豈不好傷哉非故知引去方未能欲留復迴疑嗷嗷徒晚風翾翾空幕閨

送胡仲子之三衢

倦駕忌登陸疲舲驚出浦不處孤蹇間誰知別離苦伊昔忝嘉招經年繆同侶前歡未云畢後感已尋緒去春客江介今秋發溪滸久傳飛鞚出及此高帆舉終然衢士心枯茗望來雨我意固遲回君行勿躊躇

送人赴廣信軍幕

慊慊促夜絃翩翩戒晨軸臨分將列觴指景念出宿羈思無定端官程有成速含思登迴陌抱疚度遙陸前峰日銜岫後蹊風出谷欲投近村去惟見遠烟綠冰溪渺森沉玉山鬱駢矗方遠悲路長逾前歎期促邊障固優暇邊情易翻覆贊政諒非難布德在所勗古來固疆圉豈皆藉頗牧

謁趙朝列墓

含辛度連岡掩泣赴孤阡而我爲誰悲懷人在九泉西北兵既動東南旋遘患一朝烈焰起鄰壤頓燒燔長風當夏急亦知將燎原不謂事之及乃在奄忽間天道幽且遠禍福茫昧然方晨家盡煅夕暮身復捐平生欽若人銳氣蓋當年鋤頑務刑肅決壅思化宣矧茲大節在可使非義干日月易爲久墓草已芊芊園林滅游跡祠宇有餘閑既乘往化盡何用空名傳

九日宴迎華觀

授服當素節登臺瞰清穹野明棲菊霜林動振條風良辰感情慮嘉會合音容劍佩止肅肅冠帶來雍雍四座錯觴豆中堂薦絲桐託蔭柏臺下寄身霄漢中爲歡情有盡報德心無窮願我賢主人功業日以隆爲臣慕姬旦爲子追魯公

題赤松山清風樓

仙家十二樓恒在瀛海間豈意逐飄風飛颺到茲山翔鴛出林表飛陛躡雲端紫館高與齊金洞遙相連何年赤松子揭此清風顏每來恣登覽幾爲增慨歎陰陽無停晷江漢有奔瀾節往速飛箭時徂逾激絃已難駐衰歷何用羨華年容鬢坐自凋齒骨徒空堅澡真能脫屣煉液解騰天凡心倘可除神道尚堪傳便將棄囂俗終往訪靈仙飛身此樓上千齡猶未還

送人從戎

世事諒難必伊人去從戎平生二三策乃用軍帳中東郊已春陽北陌尚寒風千里違鄴城幾日到邊封漢幟正星羅淮騎亦雲從已入青油幕猶帶辟角弓願言帷幄士勉贊戎馬功但期膺厚賞不忘捐軀躬庶幾邊上人咸識爾爲雄

友人使還

分壤蕃帝室搆堞奠公家羣士盡歸往若人更才華一朝啣命出千里飛佩過大志眇滄海微功騰尺波

遂將懸主心調入望鄉歌嚴軍發婺城去棹指齊河復命喜事畢問程憂路多憂喜君不渝眷眷將謂何

送人歸姑熟

一官冒風塵十載犯霜露豈伊懷祿情亦以娛親故長途忽榛棘四海益氛霧父母且不知妻子豈得顧閩海非我鄉浙河幸余度誰知消息近反使心魄懼桑梓半不存骨肉定何處掩骼古則然脫睺今豈遇言歸雖有期悲情將焉訴蓼蟲昧葵菫晨雞識晦雨君自處平世安知我心苦

送人赴辟

江路西南遠江波東北流客行惜奔景日暮赴輕舟輶軒急才彥巖穴盡羅搜名既上公車身可安舊丘人生遇昭世誰能老遐陬武夫効命力君子輸智謀入夜無輟棹侵星有飛輈不見百川水汩汩俱不休

贈賈思誠

短願本有涯長憂自無端道心日迴絕衰病坐連綿瑤琴廢不理金鏡掩莫看誰能捐茲疾併用駐吾顏澡眞藉靈草測化奇神丹神丹法已闕靈草名尚傳或求向蓬島或采自鍾山何彼巫咸輩竟墮伎術間楚辭稱九折周禮稽十全問名未爲悅染味方自歎賈生妙斯理輶使旌其賢莫言相遇易知音古猶難

題李愷傳

有元值陽九羣兇方搆患大將擁旄節受命徒空專李生在下位世頗稱其賢一朝慕許歷敗軍惟片言東嘉已電掃古括猶禍連既登壯士籍身名寧兩全負戈馳入境轉戰溪谷間知勇自無匹英雄偶迍邅

事業不可竟忠節乃所安凭軒撿遺事三讀使我歎功名固自薄竹帛向堪傳

寄友分韻得枝字

彼山猶有崖此木猶有枝而我懷所思憂來獨無時我有澤上蘭春至嘗猗猗折柔欲有贈延意及秋期秋期日已逝蘭葉日以衰人生非草木勿爲寒暑移

題茂清齋

疏傅固知退貢公未遺榮如何郡齋上榜此林栖名伊昔宅姑孰迢遞瞰脩坰羣山既羅戶迴澗亦當庭山行睇松茂澗涉玩泉清此歡謂可終外事始難幷理棹蕪湖水剖竹婺女城昔也樂肥遁今茲倦將迎幸當官事治復值民俗寧虛館絕諍訟空堦長苔蓂罷吏就閑散臥痾謝纓縈曾是懷舊想眷焉起深情狗名道不足適意物可輕寄語俘丘翁長憶子音形

九日送別分韻得菊字

霜林醉秋萸雨徑臥時菊折以贈將歸意遠悲別促

城東會飲送王天錫 此篇載明詩選甲集前編

陰崖斂暝霏霜陸耀晴晛蕭蕭落木多綿綿衰草偏開冬感徂物列飲會羣彥美醑溢流霞妍談粲餘絢時髦非我匹清尊豈余戀行矣送將歸悵焉罷歡宴引領阻雲從搔首歎蓬轉

送人還鎮

根碩多繁枝源濬有清流尊公啓洪胄英子紹前修肇允龍淵升翮飛鳳池游光分發硎劍氣壓嘘蜃樓下車儼如昨去旆已莫留西州實吾鎮東路安足由帶甲踰萬人連舫動千艘桓桓順時發行將舒國憂

題愛柏軒

琴瑟涼野風棘棘寒城木風勁木亦然受命一何獨歲物已淪傷高標誰賞錄偶荷主人恩開軒向城曲老枝扶戶吟密葉停窗綠遂忘孤生悲行享後凋福有客政迷方振衣時躑躅願爲柏上枝託蔭歸君屋

送劉仲修

名都鬱佳麗公室兼弘敞繽紛集時彥衮衮歸世網若人固忠勤受命逾震蕩潘國簡車徒邊亭巡境壤道途邈以夐山川修且廣月宵抱影息霜晨流念往仰看零露團俯聽悲風響景物勞夢思驅馳能心賞去水無回波長途有徂軼臨分恨莫留搔首獨長想

送劉彥英東還

輔蓬無定在飄颻將何之未遽離本根賴有回飈吹在昔從一官整駕來南陲何意十載留竟負三年期上有垂白親下有初長兒平生已艱瘁況復當亂離及茲神武師拓地如拾遺遂令客行士秋晏薄言歸慈母既生還弱子亦抱持歌舞入故都志願幸無違鴻鵠遊四海鷦鷯守一枝寧與鷦鷯處不隨鴻鵠飛

詠省堂後竹

冉冉孤生竹託根淇水湄何年被簡拔移植鳴鳳池鳴鳳準寒律豈待伶倫吹

雲樵子

抗志薄囂世結茅向雲林簷霤起膚寸庭樹圍十尋不見從龍勢惟聞伐木音買臣抱才智遺烈著來今當其樵采時久困稽山陰富貴違壯年伉儷易常心丈夫有迍邅達士甘滯淫永言慮崇替聊且投吾簪

舟發嚴陵承以愚天錫諸公追餞

行役旋故都攸攸舟別所知臨岐辱飲餞舉觴念暌離躑躅東城闉徘徊江水湄頹陽無停照別晷有成期屏迹堪養痾樂道可忘飢持此將久息豈伊聊暫違願各崇令德輩聲慰棲遲

舟中有懷以愚天錫諸君子

積雨夕澄霽曉行出東郭解纜泖驚湍懷舊復淹薄離情固難抑思歸亦隨作鼓枻就隈隩指途阻參錯嶮當嚴公瀨勢奪呂梁壑側耳聽波濤縱目窺巉崿永懷滄洲阪久負泉石諾及此協幽期逝將資止託安得同心客共忘一時樂

舟次蘭陰憶寄君善敬德濬仲諸友

曉帆發嚴瀨暝棹次蘭陰悲歌泛迴渚引領睇長林眷言遵舊蹊欲往訪所欽水行厭棲薄室近阻窺臨川靜集潛虬林茂萃鳴禽獨無羣居志感歎難爲心

謁彥修先生墓分韻得風字

楊公泣路岐阮生哭途窮撫心苟有懷出涕豈無從吞聲度重阜銜恨眺連峰若人久已沒古士將誰逢

時春卉木芳勝會嘉友同豈無尊中酹盡灑墳上松埋玉悼遺迹解劍慚古風長歌欲自慰情深眷彌重

悲亡友張茂清

人亦孰不死爾死獨堪驚平生一掬淚寧不爲爾零在昔避兵亂倉皇託門屏一時急難意視之猶弟兄動靜既殊勢去住遂分形東皐把袂時豈意竟先傾雙親已垂白諸孤纔弱齡遺事竟誰託素志終難成流幻一世中運往誰得停形神既久化何用哭吞聲

送別王天錫

久懷山澤居胡乃慕長途直爲知己故欲行復踟躇戀戀交情結漫漫歸思紆決去既不忍淹留復何如眷言命徒御逝將理舟輿已無軒冕累自多林野娛但恐禮羅密不似禁網疎且遂一朝願明日非所圖

題栖碧山人卷

都邑集豪右山林遺隱淪隱淪端可慕豪右何足陳少小悟斯理出處故絕人杖策託幽棲抗志辭垢氛陰谷掇丹蓺陽岡望白雲對綬不敢綰臨符寧肯分晚節嬰世務薄言走風塵投耒襲珪紱解褐紆縉紳始願既難畢俯仰悲此身

送胡鍊師還山

有客挾丹簡出游齊魯間行將入苦縣亦欲歸函關世途屬多阻故里聊復還神仙苟難遇畢志巢空山

九日偕子充安道諸友遊城東

四序逝若飛忽忽授寒服曉徑菊亂黃暝林葉辭綠居人驚節至行子感時速步出東城闉寄傲雙溪澳挹流當芳醴聽籟代鳴谷夕陰斂空陂頹陽照平陸願得重留連從夕至天旭

贈別呂用明

旋雁薄霄游輕鷗掠水飛相逢多間阻所向有高卑偶此風雨過解后洲渚湄翩翩形影亂嗷嗷鳴聲悲日落水氣寒月高風景移緒緻發中流又復夜驚離回翔空有志栖宿定何時飄飄天衢上往愼子毛衣

贈錢冠子倪仲德

武士貫卻敵文儒裁進賢獬豸勵憲臣鵷鸞寵郎官鄭嘗聚氈毛宋亦表華山爲容豈非美弗稱斯厚顏有客類疲茶秉志實剛堅既用石爲腸復使錢作冠逢萌不許掛貢禹那敢彈巍巍堂序上逍遙堦陛間古制世則知古心人不傳因歌君子德用繼緇衣篇

使客還自建昌

塒雞初戒曙關吏已開晨飭徒臨迥陌振楫發長津四郊盛陰氣千里塞驚塵艱難將使命騷屑作行人時值秋冬交道經吳楚分昔出方禰師今還已歸軍威遲良馬勞悽惻僕御勤王事不可淹誰知君苦辛

送人還蕪湖

連江鬱牛渚平原帶鳩茲臥矚浮丘室行尋謝朓詩偶隨樵風便來憩浙水湄登樓憶吟守遊山懷牧兒昔至雪載塗今別露霑衣驅車子流感輟棹我馳思風雲有衢路寥廓無罥機矯首羨歸翼冥冥已高飛

時春卉木芳勝會嘉友同豈無尊中醑盡灑墳上松埋玉悼遺迹解劍慚古風長歌欲自慰情深眷彌重

悲亡友張茂清

人亦孰不死爾死獨堪驚平生一掬淚寧不爲爾零在昔避兵亂倉皇託門屏一時急難意視之猶弟兄動靜既殊勢去住遂分形東皐把袂時豈意竟先傾雙親已垂白諸孤纔弱齡遺事竟誰託素志終難成流幻一世中運往誰得停形神既久化何用哭吞聲

送別王天錫

久懷山澤居胡乃憩長途直爲知己故欲行復踟躇戀戀交情結漫漫歸思紆決去既不忍淹留復何如眷言命徒御逝將理舟輿已無軒冕累自多林野娛但恐禮羅密不似禁網疎且遂一朝願明日非所圖

題栖碧山人卷

都邑集豪右山林遺隱淪隱淪端可慕豪右何足陳少小悟斯理出處故絕人杖策託幽棲抗志辭垢氛陰谷掇丹蓺陽岡望白雲對綬不敢綰臨符寧肯分晚節嬰世務薄言走風塵投耒襲珪紱解褐紆縉紳始願既難畢俯仰悲此身

送胡鍊師還山

有客挾丹簡出游齊魯間行將入苦縣亦欲歸函關世途屬多阻故里聊復還神仙苟難遇畢志巢空山

九日偕子充安道諸友遊城東